

新修長蘆鹽法志

卷十四之卷十六



新修長蘆鹽法志分目

藝文

本朝

聖祖仁皇帝御製海神廟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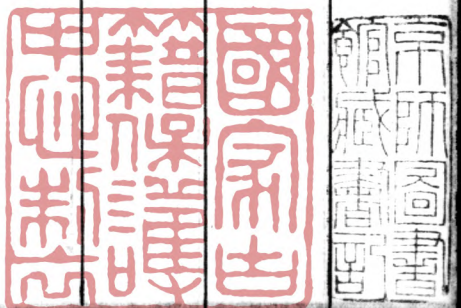
唐

官自賣鹽議

宋

止文彥博書

元



三义沽創立鹽場舊碑

新倉鎮改寶坻縣記

越支場重立鹽場記

明

上鹽場圖詩畧

鹽政題稿序

創建尊經閣記

重修五帝廟記

重修滄州文廟記

創置滄州學田記

天門書院記

修復興寶神祠記

創置先斯院贍田碑記

青州分司署碑記

滄州分司署碑記

長蘆運使擢江西叅政泰寧何公德政碑記

又

國朝

重修滄州儒學記

重修天津儒學記

關廟碑記

天津河東鹽坨平浪元侯廟碑記

又

運使公署碑記

重修龍王廟記

重修院署記

環水樓記

天津祈雨疏一

天津祈雨疏二

謝雨疏

祈晴文

禁官吏需索咨

嚴飭定價咨

查拏私販咨

查究根源咨

嚴飭糧艘移文

會查運鹽道路移文

再行嚴禁糧船夾帶公移

放鹽撥兵巡查移

轉飭分防移

通飭私鹽檄

通飭緝私檄

嚴禁私煎示

嚴禁窩頓示

嚴拿積販巨窩檄

嚴禁糧船夾帶示

取具糧船舵丁姓名冊檄

杜影射檄

再行飭禁檄

通行嚴飭檄

批放菜鹽檄

裁免各場陋規示

詩

唐

長蘆志

卷之十四

三

初就有道徵授封邱尉

送族姪式顏

同敬八盧五汎河間清河

除夜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奉簡高使君適

酬高使君適

贈高式顏

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

宋

雪後

登白沙口次長蘆

阻風入長蘆寺

元

宿長蘆

明

舟次直沽與寶慶謝太守

過天津

龔渤海祠

登滄州南川樓

長蘆道

蘆臺玉沙

舊滄州鐵獅二首

山行

蘆臺玉沙

長蘆寺感興贈朝陽上人

滄州送李北海入都

長蘆聞鳥聲懷戚學士

蘆臺玉沙

晚泊長蘆

長蘆南樓成

舟過長蘆

舟至直口

朗吟樓

汎舟次李懷二父母韻

浣花洲

寄上高李文沙

次直沽

國朝

修延長學和薛副使韻

又

又

又

又

又

和薛副使會射原韻

陪莽使君祀海神廟恭紀十二韻

卅兮城

釣魚臺

朗吟樓

馬鈞泉

武帝臺

題津署後繹志軒

又

九日環水樓登高

題香林苑 縣志碑

登玉皇閣

登環水樓

題院署記後

津門苦雨行

卅兮城

泊子牙河登太公釣臺作

題環水樓

題院署記後

釣魚臺

武帝臺

題院署記後

前題二首

望海市臺

虹心堤

題朗吟樓

新修長蘆鹽法志卷之十四
 藝文
 志之有藝文也所以昭
 聖世右文之化且以標前賢興後起也但其軼無徵
 於掌故搜諸往牒亦頗寥寥矣千百遺而十一
 本博存全豹之窺詎必多斑乃顯耶惟是鹽筴之政
 國計攸關公移憲檄無非商竈之欣戚所存古立
 於斯功亦即立於斯矣是故諸體從畧非遺也
 無可考而益之也咨檄獨詳非靡也一時之興

新修長蘆鹽法志卷之十四

藝文

志之有藝文也所以昭

聖世右文之化且以標前賢興後起也但其軼無徵

於掌故搜諸往牒亦頗寥寥矣千百遺而十一

本博存全豹之窺詎必多斑乃顯耶惟是鹽筴之政

國計攸關公移憲檄無非商竈之欣戚所存古立

於斯功亦即立於斯矣是故諸體從畧非遺也

無可考而益之也咨檄獨詳非靡也一時之興

革百世之章程所繫雖欲損之而不容損也繼此而有問津者苟於此乎借箸焉亦庶幾其具

因備歎志藝文

本朝

聖祖仁皇帝御製海神廟碑文

聖祖朕昔巡歷天津詢知直沽海口去盛京數百里舟航泛涉實利轉輸廼者奉錦兩郡歲穀不登兵民乏食深厯朕懷而陸運之程踰山越谷曠日爲勞厥懷創興海運始足拯濟羣生爰命學

士陶岱往蒞其事酌撥倉粟運以巨艘出直沽之口東指遼海篙師櫂卒并力一心波濤不興天日清皎祥飈送帆槳如馳甫三日即達盛京賑給所暨周遍窮簷俾此京輔之邦咸與遂生樂業則惟爾海神有靈克相朕以寧茲兆庶也朕惟望秩之典國有常祀而濟運之功尤宜報享天津東舊有海神廟今特命工庀材重加營建朱甍碧瓦規制崇宏庶幾鑒茲惻忱益加祐助豈惟予一人惠鮮之意藉以有成將盛京

世世軍民皆得邀神貺於勿替也是用揭諸穹
碑表神之功德以垂永久焉康熙三十六年七
月吉旦臣允祉奉

敕書

御製海神廟碑文

天津直沽口海神夙著靈應

皇考

時以盛京歲偶不登命泛舟輸粟出直沽口浮於
遼海達於奉天惟神効祥三日而至

皇考

嘉悅為神立祠製文勒石昭美報也朕嗣膺大統

輯寧兆庶凡天神地祇能為我民禦灾捍患者
咸稽舊典加封秩祀况海為百谷王沐日浴月
出雲興雨品物遂生其利益於民甚溥而神之
降福茲土昭明顯融歷有年所又朕心所敬禮
者也既崇封號以答神休爰敕有司葺新祠廟
更立豐碑垂示久遠神其益降嘉祥舟航以通
風雨時若永惠我民則朕有厚望焉雍正四年
六月吉旦和碩誠親王臣允祉奉

敕敬書

唐

六凡官自賣鹽議

韓愈

穆宗時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法敝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中書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議以爲不可其畧曰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可以獲利一倍臣以爲城郭之外少有現錢糶鹽多有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舖自賣利不關己罪則加身非得現錢必

不敢受如此則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欲令吏人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刑威臣恐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平叔又云浮寄奸猾者轉富士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四民循道并兼游手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

輩無一人遺漏臣以為此數色人等官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國家權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權糶與百姓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宋

上文彥博書

蘇軾

熙寧八年以章惇為三司使謂河北鹽無權禁乃祖宗一時誤恩請遣使與兩路轉運司度利害行之蘇軾因而上文彥博書言利害其畧曰陝西之鹽與東京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與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鹽至自翔中有可禁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

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奸民以兵杖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推剽之奸常奸於他路一旦權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及紹聖中章惇爲相仍行禁權河北自惇禁後至靖康之末盜賊愈多內帑

益耗皆圖利之貽害也

元

三义沽創立鹽場舊碑

翰林學士

王

鶚

洪範五行其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醜醜也者其齷之謂歟夫水爲五行之首而鹽爲五味之先可以便民可以益國國之益民之便者豈淺鮮乎唐虞三代澤梁無禁未聞有拘權之說逮至春秋齊人管仲始議伐苴薪煮水爲鹽口計而征其直漢晉而下因之取利設官置竈旁

及遠方雖蒲池之所自產益井之所自出莫不
有課額焉唐稱劉晏歛不及民而用度足時河
朔用兵天下之利鹽居其半鹽之利其亦溥哉
國家創制事從簡易燕京所轄有縣曰寶坻蘆
臺越支疇昔之鹽場也曰三义沽則未之聞甲
午之秋三义之地未霜而草枯灘面寬平鹽鹵
湧出或經日自生時人指以爲瑞遂相率訴於
官按驗得實受旨煎造初得舊戶高松謝實十
有八人歲不再易招徠者日益衆河路通便商

販往來是年辦課五百餘錠比之他場幾倍之
無何康定之後爲勢家壟斷竈戶工本例不給
資折以無用之物故戶皆貧窶借不能償至元
二年朝廷擇人授任以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倪
德政爲禮部侍郎兼司鹺職公革去弊政善政
日新成績上聞陞中都路都轉運使官大中大
夫仍以提領稅課司蒼木丁同知使事實地鹽
使曹巖臣副之授任之後蒞政清嚴以恤民爲
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竈戶歲給一均及殊

無折支諸物之弊有司租調彼亦欣欣然輸納自餘無絲毫科歛由是人得安業鹽窩山積於今三年矣前副使王進及耆老夏慶溫資蕭梁溫全崔居仁採輿人之誦數來過願得一記刻諸堅珉以爲後來者之勸予初難之頃因老宿懇禱不已乃嘉進等能事其事而不忘大中指授之功故撫其實蹟爲書之且告之曰沽之場業已成矣而今而後更能恪然守其職以安其屬則國家懋賞自有不次之用予將大書屢書

不獨一書而已矣

新倉鎮改寶坻縣記

劉晞顏

神都全有禹貢冀州之域星文箕尾之分虞舜時爲幽州夏時省幽併冀周初復爲幽州召公分土爲燕國秦始皇併天下制三十六郡以幽州土宇爲上谷郡歷漢魏下至隋唐以來或爲燕國或爲廣陽國或爲涿郡或爲范陽郡郡國廢置更易不常唐末劉仁恭帥燕爲其子守光所囚據其地僭稱燕因置蘆臺軍於海口鎮以

備滄州後唐莊宗命其大將周德威破燕軍於平岡復收蘆臺軍同光中以趙德鈞鎮其地十餘年間興利除害人共賴之遂因蘆臺鹵地置鹽場又舟行運鹽東去京國一百八十里相其地高阜平濶因置榷鹽院謂之新倉以貯其鹽流行於民間因其鹽曰榷鹽復開渠運漕鹽貨買於瀛莫間上下資其利遂致饒衍贍於一方清泰三年晉祖起於并汾以遼主有援立之勞因父事之遂以山前後燕薊等一十六州遺於

有遼遂改燕京因置新倉鎮廣榷鹽以補用度爾後居民稍聚漸成井市遂於武清北鄙孫村度地之宜分武清灤縣三河之民置香河縣仍以新倉鎮隸焉皇朝奄有天下混一四海天德間建議令茲盡以遼宋故地合爲一會寧興王之地朝廷在焉而尤近東偏凡在經畧之內地則遠近不一事則繁簡不同乃詔建都於燕京於時畿內重地新倉鎮頗爲稱首直以榷院自趙德鈞始以來歷遼室迨及本朝之百年

間綿綿不絕每歲所出利源源不竭以補國用故也主上中興撥亂反正思補正隆殘弊每以調度究懷以權鹽課利浩大其監守之官嘗以散官雖品秩至有幾於三品咸以流外當之廼命有司改權鹽院署置使司陞爲正品設副使之官儻從俸秩視諸刺郡以重其事於時居人市易井肆連絡闐闐雜沓翁伯濁質張李之家皆以世業底富加之河渠運漕通於海嶠篙師舟子鼓楫揚帆懋遷有無泛歷海岱青兗之

間雖數百千里之遠便風浹旬而可至其稻粱黍稷鰲魚鰕鮓不可勝食也而有河渠左界灤水右纏潞曲薊北名山無不委曲而貫通之雖斧斤不入山林而材木亦不可勝用也其富商大賈貨置叢繁旣遷旣引隱隱展展鱗萃鳥集鬻者兼羸求者不匱大率資魚鹽之利其人烟風物富庶與夫衣食之原其易如此而均州郡雖古名縣不是過也人情揆之不列縣治殆爲失稱大定十有一載辛卯冬至郊天後鑾

輿東巡幸於是邦歷覽之餘顧謂侍臣此新倉鎮人烟繁庶可改爲縣第志之明年有司承命析香河縣東偏鄉間萬五千家爲縣以權鹽歲入國用方之天下十一謂鹽乃國之寶取如坻如京之義命之曰寶坻列爲上縣著於版籍是歲春季天官爲除令丞簿以典其事於時坊郭居民千有餘家自餘村間著爲四鄉東曰海濱南曰廣川西曰望都北曰渠陽其坊正里正胥吏應兼從人數列同上縣粵有縣令振威將軍

王禔來尹是邑縣丞忠武校尉李願主簿儒林郎李拱昌縣尉昭信校尉孫告中叅豫連判以備其職先是新倉鎮權鹽處其西其東則水濟務有永鹽之號亦別更爲使司與權鹽對峙而角遂規規然犬牙爲強弱每歲地官第其課績增損以殊殿最朝廷病其乖戾不一因校售利害併永鹽於權爲一司歲入課利通計一百三十餘貫仍署爲寶坻鹽使司於時縣治尙百務草創未有公廨縣僚乃相地之宜稍於渠水之

南大覺招提之西卜為縣廨招提之東縣丞主簿公署次之又於縣北郭郭之外卜尉廳焉其所經費仍具辭牒聞於地官皆請給之方營建間吏民鼓舞莫不子來人百其勤賈有餘力而樂為之用不一二年間令丞簿公廨皆以即叙其廳舍廊廡高弘壯麗皆畧有可觀自餘畿內諸廨無出其右者爾後之事未可多云時里中豪右嘗欲礮石以刻其事迭來懇求為文於予至於義不可辭非欲文其事以紀其實焉

越支場重立鹽場記

侍講 徐世隆

海上之國鹽為寶蓋天地之富藏邦家之鉅產民之所常食不可缺者也昔夙沙氏佐神農烹海水以食人人始知味厥後帝王繼作因民所嗜俾資取之而無籠榷之禁逮管子相齊乃請桓公煮渠展之鹽征而積之糶之梁趙宋衛諸國獲成金無筭權其輕重以成霸業由漢以來廢置不一凡主國計者必以管子致齊富強之書為言時君多從之豈非事之與古殊而度之

長壽志 卷之十四
倍百與其加賦於民孰若收山澤之利之爲便
鹽之有官其以是與幽州置鹽始見於後魏歷
唐以迄遼金地屬京圻生齒旣繁炊鑊益衆嘗
設提舉司於寶坻秩視五品以重其選所轄諸
場越支課居其半特除管勾一員以並之國初
草創鹽政未立任土之貢一付京官時土豪張
進輩被府檄鳩遺民數十戶集越支場之宋家
營以居復事煎造聚落未成京使已旁午令大
償巨價債緝鞭笞逼急田野爲之騷然未幾以

鹽司隸徵收課稅所衆稍息肩自鬻課之令行
提領諸路者旣自詭增鎔山費海搜羅殆盡其
徵輸入官者須厚賄乃獲歸且以所費取償於
其屬大抵用直十錢之物估以當數十錢之屬
而工本又稽時不給給則尅減自是甯民困矣
中統元年改分十道宣撫爲外臺悉革前弊然
禁甚嚴下之罔利者陰虐無告民猶爲病至元
二年詔以大中大夫禮部侍郎倪德政爲中都
路轉運使提領稅司事荅木丁同知使事實坻

鹽使崔岩臣副之倪公敦厚廉平且練財穀稔
知民苦計會同僚公議凡場戶入鹽卽給仍純
支寶鈔不折諸物其尤貧窶者預貸工資以
之存恤百姓於是富者起逋者還乏者足惰者
勤擔者車步者騎僑者籍料量平牒訴息獄閉
空倪公倡之同僚和之曾不三歲鹽課以盈席
袋山積瓦廬相連牛馬蔽野熙熙然如在春臺
和氣中咸曰自再立監司以來幾五百年未有
如今日之安靜無擾者也耆老翟安仁暨士人

數百衆口一辭願樹監司石以紀政績介故人
曹君世傑來乞文余謂人知監司之賢不知相
臣擇監司之賢人知相臣能擇人之賢又不知
聖天子能擇相臣之聖上下惟各得其人故能
利人之病富人之貧樂人之樂憂人之憂使諸
路監司皆能如倪公輩之心將澤遍天下又豈
特越支一場而已哉是當有國家考績之法此
不必喋喋特采其廉平安寧輿人稱頌者爲之
書

明書

上鹽場圖詩略

刑部侍郎彭韶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爲先故有書函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泉圖者要之期於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槩海鹽煎熬全資竈戶雖有等分業產蕩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

借他人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汲海流汗如雨隆冬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漓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復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百端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

長江志 卷之十四
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
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
意矜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忻慰雖困極無復
恨矣臣今繪圖賦詩以進

鹽政題稿序

巡鹽御史

吳達可

國家鹽筴置立都轉運司出納運籌憲使者以
時巡察大司農主計而受成焉法顧不嚴且重
與邇年官司失職巡察稍寬國計往往告匱掌
銓者心竊隱憂亟上鹽政條議斬以不次之擢

旌異運長之廉能者以風勵官守蓋慎之也余
蒙恩起家奉簡命視鹺蘆東歲之庚子巡歷燕
齊趙魏諸封疆時商民方苦於東征加餉疲累
不支而又重以權使加稅之擾幾不堪命矣藉
有山陰何君爲轉運使君清貞潔操有古琴鶴
風而持籌國計尤非硜硜拘曲者所及一時商
民重倚賴焉余所上封事大都秉虛集議弊
窮奸一反權使之奏而釐正之卽詔旨久羈未
經部覆君劑量其間上以輸國課之急而下以

拯商民之阨庶幾昔人所稱三難哉一日余檢閱司誌題稿缺然默計他處所有蘆東獨無非曠典乎國命司計吏亟上都門取省垣存藁繕書之先後凡得疏稿若干篇併余疏議付之劄劄氏上下數十年間鹽政履歷一開卷而矚目無餘集已告成余因掇言弁首俾後之司鹽課者稔知余兩人擘畫之艱兢兢不敢負朝廷任使之意則斯集不徒以文傳爾

創建尊經閣記

巡鹽御史 婁芳

聖人之言曰經言出於賢人而得聖人所刪正者亦曰經滄學之建尊經閣蓋以儲御製經書及歷代墳典因取張伯玉記六經閣之語故名也學故在舊城國初隨州治遷長蘆判官紀惟仁創其規旣而監察御史丁澄奉命理鹽政駐節於斯始葺舊而一新之廟學之制於是爲盛而閣則未暇也芳也不敏幸因乏使繼丁之後乃與運鹽龔敦知州武英議合而作是閣焉其創建始末與夫歲月制度之詳旣得以託諸名

長壽縣志 卷之十四
筆矣茲成之日適余瓜期行李戒途衆謂亦不
可以無述夫六經之垂世猶日月星辰之麗乎
天不可一日無也六經之道其覆也同乎天其
載也同乎地又不須與去人而人有生也凡在
人人猶知作爲展室以尊閣之者皆舉也况郡
縣學宮爲天子尊崇儒道之所爲國家奠安治
平之基侯國風化之所關係士俗趨向之標準
人才出處之正途其可不知所本而不加之意
耶則斯閣也不可以不建亦明矣然余所以竇

告者則欲勉夫在學之師生不徒以經視經而
要在取經以明道行道也蓋道不難明也父子
親也君臣義也夫婦別長幼序而朋友信也以
至善所當爲惡所當去者而已矣夫豈難明乎
不難於明則不難於行矣苟不明則背經苟不
行則畔經背於心畔於身於是閣也何有勉之
哉又欲書夫後之人不徒繼費以作閣蓋尊經
則教立教立則道學明人心正而世道昌矣非
細故也勉之哉是爲記

重修五帝廟記

長蘆運使 張雲翼

我朝定鼎之初卽釐正祀典凡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此制載在祀典罔敢瀆矣滄有三皇廟一區在城之坤隅予考三皇稱昉於周禮而不指其名及核史記始於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卽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今仰瞻神像有五適與孔氏之語史氏之記相合其爲五帝是

矣帝有五而稱以三殆出於不著不察之口而通經博古之士所不敢與聞也如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則皇之兩傍端冕正笏而居者爲誰其爲五帝不待辨而自明矣予按圖經瀛之清國有盤古氏里有廟溝有墓以清國故墟也又按五帝故里伏羲都陳神農亦都陳復遷曲阜黃帝都於有熊唐堯都平陽虞舜都蒲阪是五帝於滄郊舊無墓里舊無廟廟何爲哉噫兩儀初判道在盤古文明漸啓道在五帝五帝有

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於今受其賜實與盤古氏相繼立極其功德在天下萬世又不止一時一方而我朝祀典所首載者故墟雖不在滄滄之民獨非五帝以來所臨馭之遺黎哉廟以祀之宜矣第廟建既久日風月雨棟宇傾圯神棲於敗簷頽壁之下予每過之輒用惻然况予生長堯舜之鄉深沐五帝之澤忍不修廟貌爲蒸民崇德報功計乎詩曰新廟奕奕萬民是若其此之謂乎因損俸金倡僚屬

運同李君時茂運判李君一驥暨屬員經歷何京知事張企之勩成之蓋寓沒世不忘之意非瀆也五綱尙義之商王良珮夏德久玉國輔李存德郭宗孟等亦羣焉助之遂撤故材崇以廣楹闢以大門繚以周垣甃以石甃白墁丹雘視昔加麗廟貌旣嚴肅乎如在凡厥生民莫不起敬匪直當時踐土食毛之民慰尊親之念而已殿後又爲禪堂三間佐以耳室以居僧之司香火者俾其永永勿替嗚呼是廟也創造於隆慶

庚午頽廢歲久而重修於今日帝澤之在人心
不泯哉至於後之繼今亦猶今之繼昔欲以帝
治澤民者賁故鼎新轉壞爲成藉以妥靈篤祐
又不無望於後之君子云是工肇萬曆丙辰訖
丁巳吏邢教民實任其勞不負予委創得附書
是爲記

重修滄州文廟記

巡鹽御史 鄧直卿

夫天下之風俗繫於士人士人之行檢關於教
化學校者教化本源之地所以育材論秀而登

諸用者也用惟其人則風俗美天下治矣是故
有世道之責者恆於學校加之意焉滄州儒學
在城外南一里許中遭兵火前御史余君修之
弗竟厥功因仍歲久益就荒陋予以巡歷抵州
晉謁文廟旣而周視學宮深惟弗稱是懼於是
權宜區度爰得罰鍰百餘兩運使郭君五常以
學徒多鹽籍又捐俸助其不足乃命學正方
宗重訓導陳憲邵東周共司其事義民王珍素
以能幹名僉舉之俾監督焉經始於秋八月暨

冬十一月落成予以是月復至州詣學則見內
而殿廡翼然整飭矣外而泮池廓然充拓矣前
而櫺星閣葺其摧折峙然竦立矣後而明倫堂
齊居號舍迄於膳所撤陳易新秩然有序矣二
司訓宅舊極狹隘廼鼎增厥宇垣墉領地者廼
循其堵以築赤白漫漶廼罔弗修煥然其改觀
矣問其財用則儉於前之金無取益也問其工
力則出於雇募無勞民也蓋司出納者按估而
市稽料而給董修造者用不濫財工不曠役夫

是以財費省而績效多也爲之未幾成之孔速
也因進師生語之曰營建細務也得人而理之
且易况天下國家之大有不需於得人乎得人
自士始得士自教化始今之教化何如爲師者
案人責跡或不知所以爲教爲子弟者華言麗
辭或不知所以爲學不知所以教則日所從事
溺於詞章焉爾矣不知所以學則時將效用流
於功利焉爾矣古人之學仕不如是也善學者
反諸身心可以體驗於屋漏以審其幾講貫於

羣居以訂其惑允廸於倫理以致其實不矜於浮氣以養其恭不膠於末俗以擴其識不盡於已至而求其所未至以遠其到無時無處無勦怠焉以常其功由是而發於文詞見諸事業則膏沃光華本深末茂視古之學與仕庶幾其無愧也如是士得而爲天下國家用則尊主庇民移風易俗隆古之治亦庶幾其可跂也有士如是而出於滄州人將曰是士也滄州之學之士匪直鄉邦之光學校與有榮焉否則輪奐之美

瞻視之間焉爾非吾儕所以新學之意非所以期望於諸士也於是學正方子乃登拜嘉請鑿諸石以詔多士遂書而歸之

創置滄州學田記

山東按察司副使

王顯仁

國家建學養士懸之廩餼以示優設之科目以進取恩至渥哉又安所事田者田以學名蓋司佃於學而歲收其租以周士之膏晷不繼婚葬不舉者也滄州舊無學田有之自今日直指余公始我朝設運鹽司者六長蘆其一焉與州治

長壽縣志 卷之十四
同城而居每都嗾使者行部必先按涖滄州以故士之被陶成而沾恩澤者視他郡邑尤深如燈油之給書院之建賑貸之頒諸所爲作興士類者匪一朝夕矣獨念學田未置無一植恆產而貽遠謀督嗾直指余公乃深從馮貳運之請發鹽課羨金若干令創置學田會郡守何大夫初政方汲汲於品隲薪槁作養人材是務遂捧檄色喜奉行恐後亦捐俸金若干連直指所發者共計若干金置學田若干畝召民佃種計畝

收租如所謂困膏晷艱婚葬者咸取給焉事旣竣諸博士弟子請記不佞爲不朽圖予慨然嘆曰吾滄多士其有厚幸乎夫事必待人而興亦必待人而成二百年來建節旄而司疆土者不知凡幾乃學田寥寥無聞豈其力不贍哉蓋由當事者未嘗加意也余直指公力行古道主持於上而馮貳運州大夫協心共濟焉故一措置而士得永賴夫非一時之奇邁與第上之周士也以田而士之自養也以道士誠以道自養修

禮以耕之集義以耨之異日者樹德樹業以粒
食蒸民康阜海宇斯無負土人加惠之意不然
且爲茅塞爲根莠矣烏用是田爲哉願博士及
弟子相與勗之直指諱懋衡號少原新安之婺
源人貳運諱學易號軋所天台之臨海人大夫
諱應彪號寓藩四明之慈谿人用是勒石以示
永久且防豪右之侵奪者萬曆三十三建

天門書院記

吏科給事中

楊廷蘭

天門書院者予同里畢誠叔甫之所經始也誠

叔甫以權賊使者巡行畿之南北諸所擘畫若
豐國課特邊儲疏利源通商旅業井井矣顧念
畿輔八郡我國家規方數千里之地而生其間
者多豐綽博大智勇沉幾之士究其所用真社
稷之幹也夫國有可效之才而不獲以士顯士
有可以靖獻之日而不獲以學用此無異故有
司不素養之過也藉令乘有餘捐不急以養士
反經以示之趨羣萃州處以居之肆必有出於
其方而宣力王室者若榛栗杞梓然作之屏之

長治縣志 卷之十四
修之平之數十年後豈無如其實發其響者乎
乃下令有司諸守令博士弟子員皆言古者化
洽文熙莫不崇儒置學猶悼序黌不廢令得視
精華實息之地增置書院濟南閔子伏生河間
毛公董相及孔安國梁統諸人史冊爛焉其軼
事可槩見也輓近世操之者束濕薪舍此不講
矣若毛董諸賢非此鄉之先物哉而諸商等不
無浸浸乎嚮往之也公遂捐贖相土鳩工庀材
向離爲門修廣若干尺入門數武爲堂堂修廣

若干丈堂後爲層樓樓修廣若干丈又建諸生
號舍若干間貯經史若干卷餼廩課資給以贖
錢著爲令落成之日公率師儒以觀厥成且爲
之勸學闡洙泗之源揭孔魯之矩若探日虞淵
而中天然也者夫自學術分而政教始岐爲二
故憂政則以詩書禮樂爲老生之常談而憂教
則以繩墨事情爲俗吏之末務無他政不足以
造微則病教教不足以周務則病政各相持也
交則蔽也如寘蔀然蔀愈豐蔽愈多天下始受

其蔽今誠叔甫不然通商惠工造士爲之則飭
憲貞度反經爲之歸是政之底績而教成也髦
士式於化而稱詩說禮明揚天子之死者必足
賴也四民化於俗而親上死長以爲天子之金
城者必足任也是教之底績而政成也今天下
有崇極而圯國有必窮之疑朝有必爭之辨野
有婺恤之戚國有旒旟之痛仁人之所憂任士
之所勞志士之所憤萃此矣而吾一言以蔽之
曰不知學知學則數十年之疑千百年之辨方

二三千里之捍禦可斯須而決可頃刻而定也
此非臆說也可言之而不可以行之則聖學爲
空虛無用之物而考三王俟百世皆虛語矣誠
叔甫以學化士以士化天下葆於未斲之樸澄
於未汨之源豐縟博大智勇沉幾也者斐然顧
化確然獨詣學得質而速肖質得學而善成畿
輔之地其將有大君子興其間乎故非學不能
使政教出於一非政教出於一不能化民以成
於學此誠叔甫嘉惠之微旨矣誠叔甫誠心深

識獨觀於昭曠其治巖臺可信傳者有摯命在不具志志其書院之本始如此院垂勅會誠叔甫按事竣直指使者慎修甫偁公往代院中事宜諸所未悉者慎修甫之經飭也尤幸得撫臺夢池李公主盟道學雅志作人聞是舉而悅之蠲贖錢如干為助備兵天津道許君錫甫協謀勅基汪蔚翔甫踵至營度周詳後先共濟適成樂育而運使何君繼高董其事運同張君文奇判官尹君作賓與有賢蹟滄州盧君廷選綜理

最勞所當併記

修復興寶神祠記

青州分司

陳九功

國家設長蘆運司分司二南曰滄州運同領之北曰青州運判領之滄州分司所轄九場距使司六百餘里而近青州分司所轄十一場起嚴鎮遵海而東直抵山海關距使司千里而遠乃卜越支為適中之地建公署控馭之顧其地僻且險出大沽渡海口涉圍洵水泊前此司官罕有至者政弛而民益以偷作奸翫法無所忌憚

今上在位二十有一載海氛竊發軍興多事御
史姚公條議謂青州分司宜更以運同歲一巡
行駐劄以釐弊而興利議上可之著爲令時余
方副運閩中考滿而遷是職泣任甫逾月乃裹
糧東行遵制也第序逼冱寒由非孔道食宿無
所抵舍間關至越支衙門先爲遊擊占據貯火
器幾至圯廢居旬日亦可留矣明年三月復至
蘆臺偶見場西隙地數武欲闢爲行寓便棲止
詢之場官則曰此鹽公廟基也余訝其名摩碑

而讀之乃元平州廉訪使趙公鑄斯爲記則知
神爲聖母非鹽公也聖母始五代時教民煮法
俄而化去邦人神之而祠所由肇迄元大德間
趙公復加修葺臺南一日瑞鹽如雪若然則事
神報本固圖治者所宜先也因僦居民廬而修
復神祠是務募僧題簿捐俸首倡語在緣簿中
商人高廉仙輩翕然好義共成厥美且又以民
廬齷齪褻官體於是衆議捐貲建公館焉中爲
堂四楹前爲大門爲儀門後爲臥室胥吏有居

厨廁有所翼如煥如視越支分司猶唇齒然此非余意余謂神不可以無依而彼則謂官不可以無舍無亦此心之相感有同然者乎工既訖爲文以祭於祠是日也雨水驟注鹽池浸沒傭衆相率而歸次日霽池水皆凝爲鹽余艤舟將發商輩送之河滸奔告余曰適有異事往時雨後則無鹽而今之鹽不知何來但各傭已散欲倍其值募市人斂之而不能遠送矣此又與曩者瑞鹽亦畧相似非神赫厥靈有感而必應者

乎余懼始事甚難廢之甚易向非廉訪趙公之記則神祠故墟已湮而無考余今修復之故特述其顛末以俟無窮云

創置先斯院贍田碑祀史巡鹽御韓應龍

養濟孤貧守土者之責也予督鹺無民社寄日奉大司農檄轉運兩關鹽務徼有天幸引疏而課足俾西北一帶執戟荷戈之士盡騰飽無脫巾之虞猶恐厥職未克稱方今災異頻仍寇盜交訖間左十室九虛當事者蒿目攢眉憂兵憂

餉余乃沾沾焉取無告窮民而先欲濟之無乃非當務之爲急昔人云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必有所濟余何人斯肉食而鄙未有遠謀上佐國計乃下顧斯民鳩形鵠面甚至疲癯殘疾目瞽天日不見乃終歲不掛寸綾不飽半菽者所在有司之目擊而心悲焉卽間分俸以賑聊佐一時之急而小惠未徧其與幾何已又思之穴深尋則臂之長有所不及矣矧河水涸而思泣以益之不慙甚耶無已就目前所見者爲風

雨饑寒之慮惟有築舍以居買田以養在今日爲創制於他年爲成規卽所及無幾亦聊以存吾利物之一念而已矣去城百步許御鹽廠右原係長蘆官基環起一院中立正廳三間爲早暮賑窮君子散賑時駐節之座東西北三面各建棲止貧民之屋八間共計二十四間每間安置鍋一口蓆一領被一床榜其門曰先斯院復捐俸銀四百三十五兩置買生員王廷鑑馬里通莊莊房一所小民竈地二十七頃六十二畝

折筭行糧大民地一頃三十六畝四分四釐大
竈地八頃六十七畝六分在滄州孝二里行糧
雖非沃壤頗係良田召募總佃李光輝李開立
曹尙言租種無論水旱豐歉每年納租銀一百
兩整按期給散貧民又四十兩交納滄州地畝
錢糧取有李光輝等認狀在卷生員王廷鑑賣
契附卷其爲地也析之計二百七十三段每段
各有四至開列在冊一切兼并竊據之弊或可
免矣至於租種人戶日久不無奸頑拖欠所望

後之君子毋曰非當務之爲急也一加意焉而
已耳存心利物人人所同當無俟余言之爲諄
諄者

青州分司署碑記

長蘆運判 魯 史

長蘆運司歲額二十四萬有奇供縣官用爲分
司者二青州轄場十與滄州分司等而輸賦三
倍之青州延袤千里產鹽甚饒而滄州稍澁也
青州海流與運道接方舟而載大者引百餘計
小者亦數十計滄州場一牛車牽輓不盈十爲

力勞而費倍也青州一航無所不之滄州場則經天津尋至他郡邑者半也夫賈之挾貨行四方者爲厚利耳以難若彼以易若此彼安得不棄滄州場如甌脫而趨青州場如驚哉故引有坐派滄州諸場寧匿之歲餘復告改北者矣則水陸之致異也顧天津以舟楫之便商人樂於行官鹽而奸人亦聚以興私鬻偵捕吏卒非不甚設往往甘其小饒明與爲市白晝公行重禁繩之不能止卽賈人中容有藉引夾帶敢扞法

網而弗暇自愛者以故私販多鹽日以壅時鹽臺新安畢公患之議移青州分司於天津滄州分司於唐官屯以彈壓羣不逞者而發官銀三百兩先之檄下時懷遠蓋齋楊公董協運兼攝運長事集五綱賈謀曰若輩謂捕不嚴私販不衰息引課顧不益停滯乎直指公之爲若輩計遠矣天津之署宜亟建也吾割俸二百金佐厥役諸賈避之鳩工庀材百務並作爲大門若干間雖不甚弘麗而制已備進儀門爲廳三間退

廳五間煥如也旁隸吏舍六間翌如也進堂爲
衙宇五間廊房六間邃如也其諸土地祠厨舍
書室井井畢具東西橫若干丈南北縱若干丈
周以垣墻繚以榛棘不數月而工告竣何成之
易且至此哉公下車來諸所號爲例者罔不革
也若白鹽諸項宿弊罔不釐正也商賈謁所欲
籲所苦者罔不薦翼而濡涼之也蓋食公德而
圖効之久矣吾滄州署尙未議及其視公遲速
難易爲何如吾於是而知公茲舉有三善焉伸

國之法一也供上之令二也得人之和三也署
成之明年公以政長驟遷黔鎮遠守命予爲記
而予論次其始末如此公諱嘉猷字元忠蓋齋
其別號也

滄州分司署碑記

長蘆運判 俞向葵

轉運使始於唐開元而判司始於宋之開寶其
後判與使爭權屢建屢革太平興國中始重判
選特以京官爲之是判司出於京華清秩也宋
太宗嘗嘆多士滿朝試閱班簿求一才中轉運

判官不可得是判司出於人主親擇也然前代
運司於錢穀刑訟無所不總明興始專嗾政而
長蘆近輔視淮浙諸司體獨隆分司行部邑
令嚴事如二千石顧祖宗以為邊儲重寄而後
稍稍抑為遷謫散曹洩於斯者類怏怏於伏櫪
積薪冀旦暮傳舍去不則如墮雲鷄犬絕意飛
昇日借陽翟賈為羶窟耳傳舍則氣浮而鴻鵠
於局之外羶窟則氣餒而蠅蟻於局之內斯二
者其精神皆不之於官不之於官且朝不計夕

何暇披荆剪棘為後來者地乎予昔令於蜀又
令於楚輒困簿書旁午無寧居頃得佐嗾於蘆
至則棟圯垣頽風雨入欺予笑曰蘆中人顧應
如是耶計葺治之值俸之不足給益以兩令
俸餘旬月而堂廡燕室煥然一新予退食其中
分課稍暇吏人希跡抽架上一編花落鳥啼高
吟雅嘯如老經生不知劉晏皇甫鏞諸公肺腑
中有此清福否也昔阮嗣宗為東平相壞府舍
屏鄣使內外相望旬日而返吾甚慙其放達若

王茂弘治楊州廨舍曰我為次道治此蔡子尼
 自中書出守晉陵將之郡亟修中書廨宇曰恐
 勞後人前賢規畫用心志抵為後人作計予固
 不能為嗣宗之狂然使後之登斯堂者悉予拮
 据以推惟鵲有巢之心則視夫傳舍此地與羶
 窟此地者吾知免夫是役也計鳩工費若干緡
 自門而堂而室若卡楹董役大使陳壽昌而總
 司韓公寔主其命云

長蘆運使擢江西叅政泰寧何公德政碑

記

戶部尙書

錢象坤

長蘆鹽筴亞兩淮蓋國計倚焉往時轉運使不
 甚重其選秩高三品抑首藩臬以故賢者不樂
 就就者率卑溲下交取充額而已萬曆癸巳詔
 推擇郡守有廉幹者監其事隆其權任著為令
 曰有異等者朕能顯擢之於是何公守福有望
 遷爾時命始換他運長猶昔也公至引掌故
 坐堂延見州縣巍然如監司所委釋掣驗放稍
 不中期令輒叅駁無所避憚蓋公潔廉自持居

瀛八年耗羨無所私運司給商布價三千餘金
故事僅取空券公按期悉與慶節生辰罔敢以
一錢名費者故能以鹽窶行其志長蘆二十四
場及行鹽諸州縣鹽有多寡徑有遠近商人惟
利是驚而所司拘泥成例更移派撥以致居積
與經紀歲歲無常且今歲鹽運不能取償來歲
商大患苦公白巡鹽使者令商得擇便自占官
爲計引給水程而已以故商人得盡費買鹽場
有商所不至者公以供御鹽藩鹽等用竈亦無

失利焉邊商開中刻限甚嚴顧每以六月得引
農時僱值更倍夏多雨車行泥淖中費日苦多
公趣部倉勘以三月至給引以九月歲可省脚
費十萬金一轉移緩急間不造福已無窮若此
當權事起海內披攘吏武健者或以牾牾觸法
公所處海王地日交關通灣天津二大閘之間
羣小狃於肉視商賈復垂涎鹽利奏請加稅設
巡鹽指揮使冀盡奪其權公令商鬻鹽每值一
兩稅銀三分累解權使以塞明詔指揮使第羅

私販毋得與諸商市不激不隨玩三端於股掌之上俾奉令承教而不覺爲公所糜蓋有妙術也始至商三百七十餘名引額一十七萬課十二萬有奇三年商籍日增所益引十七萬課十五萬兩此正詔書所謂有異等宜膺殊擢者而公強直不修餽遺會計部以逋課劾三運使連公公度疏辯何難自直顧若計部何時舟師援朝鮮出海輒敗遂借商船莫敢應公曰此正可以請時也乃襍引行鹽引目等三事上之部

臣慙欲自解皆覆奏施行而意不能無憾欲因以事適鋪宮用亟檄轉運使掃橐進奉旣發矣復檄具五萬犒援師期五日不至以軍輿論攢眉窘手莫知所措諸商感爭豫來輸課五日額具部竟無以難也而又以羨甃州城剏天門書院處州俊士饗殮筆扎皆具大禮則粥民日萬餘逾月乃已其他如立五綱造舟梁劑秤掣輕重而寬其罰種種不備計甲午至今三十有九年矣而瀛人歌思不輟建特祠肖像祀之

如生時蓋覲面而親者德意也畫一而守者良法也德意符夏法乃可以久何公爲運長繼者瞿公汝積兩公俱勵清操而何公多擘畫便易如前顧秉憲持正挺挺無所徇而瞿公一遵何公法而煦以春和故諸商昵瞿甚於何如去嚴父而得慈母然久而德意與其人俱往矣何者法不存也何公不然粵稽古權鹽任法精密稱公幹除羨償弊稱劉贄築堤衛田稱范仲淹公蓋兼有之至今仰牢盆而占籍者煉斥鹵而收

倍息者誰氏之貽覲雉堞而屹然視書院而斐然當食必祭思其始也宜何公之久而逾思也雖然公具有文武材數以策干當宁欲西平播東援朝鮮不得用而僅一試於鹽筴試鹽筴而猶令人永賴也如此賢矣哉公諱繼高字汝登號泰寧萬曆癸未進士浙江山陰人余旣序其事系之以詩使歌以祀之詩曰

瀛州千里控海王熬波出素供天倉厥賦羸縮隨官方誰堪鼓箴惠此商公守福兮廉幹揚帝

渙新令比臬長且懸異數酬其良彼其之子鮮
克當膏脂賦人氣不張公獨臨屬坐堂皇秤掣
期會莫敢抗爬搔釐剔立五綱聽商擇便沿海
場歲趣給引秋爲常車載牛曳違農忙費息利
倍來攘攘益課十萬有五強束修不行尙書望
倒置功罪困以躐鋪宮五萬洗其藏驟令犒師
具糗糧商聞於橐走如狂俄頃輻輳事克襄憂
憂饑鷹扼其吭更搏乳虎柔銀璫栢樹青青傲
晚霜蓮花不染水中央捐羨甃城屹瀛滄築室

造士粥饑荒鹽官或謂百斯箱官居八載惟空
囊閱世已久民愈康以祀以報貌煌煌余昔計
偕出其鄉今來祠下遡流光黃金有盡仕有量
惟德在人永弗忘春秋伏嘏走其旁斷石垂詩
海與桑

大中大夫長蘆都轉運使擢江西叅政崇
祀宦秦寧何公德政碑記

巡鹽御史喻思恂

大丈夫之通籍也彊志而勁骨體用該之矣利

鈍遇也制於人者也遲速時也制於天者也不以利鈍二心不以遲速改節隨所遇而經濟行乎其間則思於衆沒則祀於土此天與人所不能制而德澤則主之夫德澤則我自可以制之矣孰知萌一貪報之心則爲善必不力展錯必不醇小忠小信假仁假義之迹不可以欺當日况欲卜世而無間通遠而無惑也哉何公以萬曆二十二年涖長蘆運使越萬曆五十年擢江右叅藩以去今三十年人思不輟旣入名宦

復請特祠以祀之公何修以得此聞公以名進士起家郎署擢守衛輝尋調臨江再調福州所至皆有異政聲望籍籍謂咫尺樞筦獨以骭體拂權貴僅擢運長鈍也然不以爲鈍籍衆綱而伍之時撥掣疏壅滯禁私販謹出納廉平公普轉輸不匱以佐縣官急諸商視如父母惟恐一日召還廼經兩考逾八年始擢叅藩遲也然公不以爲遲蓋公深潛恬靜隨事効忠不爲速化卽懔腹韜畧足當文武一面方倭事鴟張及

長壽縣志 卷之十四
播百跋扈皆願身備行伍一建勲伐疏入不報
而公亦不爲躍冶悶悶徐徐惠鮮洽於萬竈陽
和益於千里豈苟且補漙之效哉乃公之澤不
區區在此者先是滄州多獷悍隔一衣帶水卽
爲青壤綠林大寇時蹂城市莫敢誰何屢議崇
城以防不測州小敵賦不足供辦公爲搜括四
萬金遂得巍然成鎮如四維而金湯之此非尹
氏保障之風乎歲大饑流殍載道公捐二千金
日粥萬口四閱月所活無筭是公叔文子之惠

也士苦擔簦莫資絃誦公創天門書院以育雋
彥饗殮筆扎之費至今猶食其遺餼雖公孫氏
子弟之教何以尙茲海內有司贅視饒司緩急
不切慈司亦膜視有司痛癢不關曰竈與民分
袒耳孰有體悉周至殫力殫財捐形體而不有
如此聞之祀典施法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者崇城隍以衛其居大
法也廣賑恤以衛其身大惠也儲館穀以衛其
心大忠也有一於此足光俎豆况兼行三者奉

施無斁慶流至今哉非歷年之多不能貯備勸
勤非施澤之久不能醞釀浸淫此又公無心而
勤施天與人交助以成其美者也祠成士歌民
舞商誦竈謳道長羅公恰以巡屯按部樂觀其
鄉先達之盛而於採風貢俗義得從諸大夫及
士民之請以貞之石公諱繼高字汝登號泰寧
癸未進士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復為詩一章
令歌以祀公
滄海蕩蕩百谷歸高賢愉愉民所依雷震電耀

生廉威疏淹平準淪浹微八年不調罔噓歛固
我封守賑我饑大哉德教施不違蔚蔚菁莪承
芳徽金翹翠旄覲容輝樂嘉旨酒薦芳醑經緯
宵冥青玄飛永遺令則倬巍巍

官與青文派承遺令俱幹機巖

金運學試連谷職樂言解蘆芒糖蘇蘇

非謂少則與論大... 我... 亦

中... 入... 國... 國...

新修長蘆鹽法志卷之十五

藝文

國朝

重修滄州儒學記

運使盧紘

滄治與長蘆舊分二城滄城濱海而長蘆居河
之涘相距四十里自州治移併於長蘆稽地里
者但知滄州不復言長蘆矣長蘆使者專司
政所隸有鹽場有竈戶因有竈學有竈生州另
有庠各不相涉自州既併長蘆司饒者雖庠之

隸州亦得過而問之滄庠在南門外適當長蘆署前按滄在漢唐間賢人君子固接踵出而近時人文蔚興德業彪炳有位公卿者矣有冠南宮者矣有先對策者矣雖聯翩不替而膠庠乃發祥地歲久而圯非所以肅觀瞻也茲忝斯任爰及乃僚及守茲土者諮議營度鳩工庀材殿桷廡楹次以修舉於時州之鄉先生咸樂襄其事若士若商亦爭慕義以輸歷春徂夏將底厥成於時巡鹺使者適按部行事郡伯司理暨諸

邑令咸集於茲會觀其盛各量有捐塗墍丹雘斯完美無缺因憶滄庠臨河負海左提清衛右控津門人傑地靈於斯焉聚似無容補助其間然飭几筵以安神重師儒以嚴教凡宦茲土者固未可諉曰美鍾自然而我無所事事也矧學士筮仕牧民所治非財賦卽簿書其能明於樽節愛養之術而不肯為俗吏所為者必其為聖人之徒也則大崇儒學抑曰無忘其本始云爾

重修天津儒學記

巡鹽御史李堂

長卷之十五
大哉文乎日星以之麗天山河以之奠地上塹
下黷高卑錯陳經緯互交而陰陽成理具在於
人崇四術而敷五教非是罔攸叙也故建國君
民教學爲先 京師首善之區也近畿向風之
首也

國家定鼎燕山南面而聽天下天津一衛城耳然
直輦轂之東南地鄰風雨之交扼川途之衝要
漳衛衆流所潒滙九州萬國貢賦之艘仕宦出
入商旅往來之帆楫莫不棲泊於其境海濱廣

斥鹽利走於燕晉趙魏三河齊魯之郡履絲曳
縞之商羣萃而托處自前明以來蕃衍甲於滄
瀛間衛之有學也以爲庶富之後不可以無教
且五方所輻輳望
天京者觀光於是始焉文治無容以或闕也間
者屬

開創之始我

皇清撥亂世而反之正民瘡痍者漸以起而生聚猶
未興故闐闐蕭條蓋藏寡乏詩書絃誦之文輟

而不聞學宮鞠爲茂草過者咨嗟嘆之。余以康熙七年戊申偕孟公巡鹺長蘆爰蒞茲土往昔鹽使者留居邸舍間巡行之役一再至津門而余軫商竈之艱難念吏弊之叢蠹大欲整施釐剔之始請駐節於斯以朝夕經紀其政下車之始謁

先聖於學觀廟貌摧頽堂廡圯壞慨然於文教之不振思有以倡率而鼎新之視事以後搜宿弊除賸削省額外之科歛商竈稍稍寧息民生計藉

以安乃首蠲薄俸庀材鳩工諏吉興作海防通轉運使以下聞風樂趨諸紳士與慕義之民交相鼓勸畚揭如雲斧斤雷動至康熙八年己酉三月而告成堂皇赫敞櫺星豁牙房序陰岑丹碧炳煥祀事因之虔觀瞻因以肅今
聖天子臨幸太學親行釋奠之禮

御彛倫堂聽講經義首善之地文治蔚興而余適以時葺宮墻新翼序勸師儒而作多士俾近畿之域雍雍平時聞詩書絃誦之聲九州萬國觀光

而至者被中和禮樂之澤思所以一道德而同
風俗未必無裨於

盛時文治之萬一也乃鏤貞珉以紀歲月而系之以
銘銘曰倬彼雲漢垂天章邦畿東南惟津梁泮
宮巍峩文治昌作新廟貌瞻宮墻家菘戶誦士
習良千秋芹藻流芬芳

關廟碑記
鹽御史 嚴曾集

鹽政於

國計為最鉅周書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後世之有

鹽筴所以利日用通轉輸亦食貨之一也今海
宇清晏財賦充盈淮浙河東閩粵皆饒羨海之
利而長蘆密邇都城輦下戶口億萬皆仰食於
其地之所出食鹽之額至十餘萬引亦泰盛哉
然供鹽之商既多人心參差相為凌競強者工
於并兼弱者困於壅遏利爭於下而課虧於上
鹽政之弊自商之擅利始也比者諸君子力矯
其習創為公局議立條約一以轉運之先後為
鬻鹽之次第運至於場各以中鬻其十為率舉

才力強毅公明服衆者一人以主其事而特供
關公於其中，六神分供於左右，無所私可
謂詳且善矣，余不敏曩嘗受

命視嵯瀛海間仰惟

天子恤商之意不憚勸勉欲諸君子敦崇廉讓相與
有成今聞公局立規條剏新較若畫一竊有厚
幸夫利欲其均法欲其久自古良法美意可以
裨國家而維風俗者不少往往積漸以至於隳
廢使其繼之者常如始作之心則歷久可以不

敝蒙其利者不亦多乎余望諸君子堅明約束
守以終始無開并兼之風無成壅遏之勢公局
之垂盛於不朽可必矣局始於康熙甲子年成
於乙丑年其地則有堂有廡有棲神之宇有燕
寢之所庖廡廬舍儼成安宅爲地三畝三分凡
屋五十九楹經其始者霍君晴嵐繼之者李君
盤若孫君建恆然結構初成未謀久遠之計今
規模煥然重勒碑以聿新之者李子德滋也是
誠足表於後夫是爲記

海門鹽坨平浪元侯廟碑記

大學士 陳廷敬

海門者海水之所出入也。茲土南距海百餘里，日潮汐兩至，至時水勢澎湃，洶湧逆河流而上。之一出一入，若由戶達，故名海門。津門者衆流之所滙聚也。古南北之水不通，江河異派，無由相達。自漕通而天下之水半聚於茲，且河海會流，三汊深邃，更名津門。津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貨，以利京師。海岸數百里，鹵積

成鹽自

畿輔山左中州之地，咸取給焉。實一地也。而今昔異名，時有重輕，故名有隱顯耳。然其間汪洋巨浸，與夫逶迤數千里內，不無神以主之，主之之神非聰明正直靈佑如響者，不足以厭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報。禋豐祀於無窮也。舊有神廟居河之西，威應赫奕，無遠弗届。凡南北仕宦商旅之往過，茲途者，靡不祭祭必虔，故舟行一遇急流，怒浪危湍，驚瀾必仰呼於神，如或見之神，綦

靈矣由是祀無虛日庭不能容當夫海之未有明禁也商舶往來檣帆相望幾於蔽日且鹽行任重途遠非巨艦弗勝非神力弗達苟有慢心竟日不能移咫尺一念虔百餘里可俄頃至故網人每致敬而有德於神尤甚於仕宦商旅也羣議復建廟於河東厥日孔臧厥基孔湯明宮弘敞齋廬潔清前華表而後寢居以及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備其一切工費悉取給於網中耑祀也始建於順治己丑季秋迨今三十

餘年戴神惠於不替嗚乎聞古凡神有功德於民者明王必加以封祀今神利國惠民彰彰如是厥功偉矣

天子嘉神之績錫之爵曰平浪侯遂勒石作祀而繫之以詩乃作詩曰緬維海門禹績不磨易名津門厥功孔多通利屆遠惟神是呵如或見之朱冠峩峩出之坎窞與以平沲更其大者海不揚波邦家之利莫重於鱉

天子旌功繫鼓鳴鼉爵曰平浪玉册金科

終平且和

又

巡鹽御史余泰來

蓋聞聖人首出膺璇圖履坤軸山川之神莫不
奉若懷柔奔走効靈而崇德報功亦且錫以封
號載在祀典烝嘗盼饗永久罔替所云能捍大
災則祀之皆有功德於民者也天津近在
畿輔甸服之地爲古渤海郡上應天文析木天津
之纏百川朝宗合流歸墟實當北海海門要衝
歲運漕米江淮吳楚千萬艘咸賴利涉而煮海

權蹉凡北地鹽政統賴茲土昔人所賦積雪中
春飛霜暑露其効靈於海若者尤大彰明較著
焉余以康熙癸酉秋九月奉

天子命巡視長蘆鹺政駐節天津至則循例祀海
神平浪元侯廟貌赫奕俎豆維馨越明年甲戌
秋八月使事將竣報政有日諸紳衿商賈鳩費
庀材聿新輪奐迺以神廟落成來告去元侯職
司巨海較四瀆稱雄長利國惠民厥功甚偉厥
利維普凡舟楫帆檣往來出沒於洪濤之浸中

長卷之十五
九
無顛危傾覆之患得以充實

天庾佐水衡濟邊儲以無憂仰屋者惟神庥是賴考
諸祀典始封平浪侯爵再晉元侯號比諸方岳
歷著顯績其明德遠矣廟始建津之河西今順
治間改建河東介在鹽堽以靈佑權嗟爲諸商
崇報尸祝故也余受事以來星輅所至凡直隸
齊豫迨於江南之徐宿幅員數千里計課金錢
數十萬有奇幸無廢墜隕越以歸報
天子是神之相余於冥漠以有成勞也表厥懿顯勒

諸金石余不敏其復何辭迺碑而爲之銘銘曰
泱泱北溟王彼百谷比於岳靈雄長四瀆矧茲
津門屬在甸服翊贊雍熙聲靈百族歲濟漕艘
牙檣萬舳爰祐嵯鹽霜凝雪簇上佐水榭權翰
輦轂元侯崇報焯焯綸軸美奐美輪塹塗丹雘采
蘋湘藻桂馨椒馥壽之貞珉穆清雍肅海波休
晏胙爾遐福

運司公署碑記

尙書
戴明說

天下有新氣自畿甸宮府以及郡國公署

莫不修建鼎盛煥然改觀雖曰物力竭所致而當事者官方之飭職業之勤與惠澤之廣狹亦咸於是見焉蓋政成民信衆悅服深其全副精神所注不分鉅細鮮有不爲之備舉者惟我長蘆在甸服之內攷之郡志云都運衙門創於命官之初面城背池其規制宏敞實先州治每原夫廳事之建匪僅爲一已便寢處節勞逸也正欲代朝廷宣德意爲小民察幽隱且得朝焉夕焉自公而退食焉嗟嗟三復斯旨凡履茲職

者而克稱無忝也自耿清惠而下若劉用實杜孔材陳敬甫何汝登諸賢外其人殆不可多邁已迺幸曆翁周祖憲以臺班侍御特晉藩叅泣任已踰五載仍日峻其秋霜威靈之風而濟以春膏慈惠之化真弊無不剔利無不興矣顧念津門新闢行臺地遠長蘆提轄未免偏重於是捐其祿入並集南北勤義諸商共計金五千兩修飭正堂廊廡衙舍百餘間所謂資之以宣德察隱適館授餐者亦罔不悉具而所養人仰

跂者延賓一區翼然高聳四座生光...
 材巨畧德教尊巍固無藉諸譎劣之遊談稗說
 以助其高深而殷殷下問之誠已可槩見只此
 虛公一念便足垂重千秋匹休前哲而區區鳩
 材庀工之績又屬經濟所旁及而不必以一時
 馥齒頰者遂為之頌也雖然晉人有曰後之視
 今亦猶今之視昔從來創造固難而重新尤不
 易謹以工之伊始并落成歲月勒諸貞珉有人
 焉其在百年內身享成功者宜有以知今日經

營慘淡之心或在百年外時當葺治者亦有以
 感乎斯文記載屬望之意云

重修龍王廟記

巡鹽御史
 莽鵠立

予今而知天之申命保佑神之誠通感者有如
 斯之靈且速耶今年春天不雨

天子親徂郊圻

警蹕旋臨而雲油雨沛澤乎四方詩曰農夫有慶
 萬壽無疆天下頌焉夫川后嶽瀆之所以効靈以
 聖人之心即天心故感通而佑命之其靈...如此

越兩月仲夏天津蕞爾區或耘或耔復東南
其畝重望雲霓是時也百穀既播麥未登予

思天津為

神京畿輔人烟輳集秋歛無望則黎民阻饑予方

以為憂詢知鹽關之南有龍神祠為靈昭昭予

亟聞於元戎徐公兩觀察年公段公及兩城文

武羣僚庶士即於是月二十有七日庚子以禋

以祀虔告於

神而眾商亦從予禱焉厥明辛丑二十有八日尚

烈日炎風迨至未刻雷起兌方霖雨如注自申

至夜分方止四野霑足及入五月長霽涔涔又

日以相繼前之喜雨至是而愁霖向之憂旱至

是而苦澇矣予復憂之六月朔壬申予再禱以

求晴越朝果薰風自南雲歛日霽於是津之眾

商覩

神之靈且速如此皆曰予之誠有以感召之也咸

歸功於予予進而曉之曰雲行雨施天下平者

聖天子之神運也雨暘時若百靈勅順者

聖天子之德化也今之旱而雨雨而晴感應如響者
天之申命保佑也予何有焉衆商復爲予請曰
公不有其功
神惠宜報也請公題額以昭其靈吾儕捐資以新
其宇予忻從其議卽首爲捐金元戎觀察諸公
皆樂助以成衆商之志予因爲記以壽不俾後
之覽者知
神之奏績於
清時商之慕義於不朽皆仰體

聖天子之精誠感召以惠此一方自此天不屯膏地
無遺利時和歲稔海不揚波
聖澤汪洋永永無極皆於是乎兆且望後之人虔修
廟祀以傳西
神惠於無斁焉

重修院署記
巡鹽御史 莽鵠立

命正元年五月十三日予奉

命巡視長蘆鹽政時蘆商疲困公私逋負不下百十
餘萬案牘山積先是

皇上既命管侍衛內大臣公今刑部尚書
御史年公鞠審官商虧欠又
命予來經理其事

聖訓諄切務期徹底澄清予履任後曉夜思維隨以
加鹽免課通融帶運展限奏銷借帑支鹽接濟
滄商數事面奏於

朝俱蒙

俞允凡可恤商裕課者不惜殫盡心力爲之籌畫商
困稍甦予固屏絕苞苴卽一切麾仗亦無所用

聖恩又不欲廢向來制度因令收藏以俟後人至鋪

設物件除銀器現具錦緞之屬當卽發還惟錫
器木器磁器留用亦召吏登記以便差竣給領

至於衙署之傾圮頽廢固已安之矣次年二月

予東巡留駐濟南者兩閱月衆商乘時集工繕
修予聞之卽傳諭寧樸毋華不得妄費及還而
見署內之傾者已正頽者已整甃石砌磚易瓦

繚垣庖廂廡廢不完聚署後舊有射圃在荒
早中客至較射則取葦蓆以避風日築室

三楹址三層墻四圍予因題所居南... 敬事
 堂取論語敬事後食之意也予舊以名寧夏署
 今涖此地仍以名之題射圃室曰繹志軒取禮
 記射者各繹已志之意也衆商若勤勤爲予計
 者夫予以身許

國卽家事且不問衙署美惡更勿留意也故始而
 傾圮頽廢也安之繼而易舊爲新也亦安之今

蒙

聖恩再留任二年然日月如梭此室乃傳舍也豈因

繕修而以商人爲德哉但予素惡新舊交代之
 際苟可携者則捆載而去其難致者則濫給與
 皂甚至櫛扉磚瓦之類亦恣行殘毀非必出自
 居官者之意大槩係無知僕從所爲予既惡此
 故嚴約下人時加愛惜使去任之日一如方新
 之日并勒石以囑後之居是任者各飭其家人
 下役不得恣意殘毀一以念商艱一以惜已福
 幸勿謂予之饒舌也

天華環水樓記

巡鹽御史

立

天津公署最後歸然而高者曰環水取河
流滌繞圍環若帶之義也其天晴氣朗月夕風
晨雲霞燦爛烟火參差路轉檣迴帆影拂檻至
若波潮上下忽盈忽虛依稀乎海上三山蜃樓
百幻前人之經營是樓而領略斯境者應有同
情乎予自癸卯仲夏奉
朝命而來至甲辰差竣又蒙
旨特留公餘之暇得以時爲登覽西北則
皇都壯麗凜然思

天威咫尺懼無以勝付託之重伸報効之誠東南濱
海嵯商之所輻湊竈丁聚族而居焉憑眺興思
利何以振之弊何以櫛之豪强者何以鋤之善
良者何以植之困苦者何以恤之流離者何以
鳩之豈止游觀之助已乎予嘗論孔子之取水
曰水哉水哉而孟氏以爲取其有本此特爲徐
子言救其失耳夫水之取類大矣哉潤槁滋枯
於德爲仁壯往直前於德爲義避高趨卑於德
爲禮深潛變動於德爲智應日從時德爲信

如其從欲無厭則爲貪泉攘人自利則爲盜泉
納污藏垢則爲濁流噬隄殺稼則爲毒流六塵
不染則爲清波之潔萬物咸資則爲流澤之長
睹斯水也亦各視其所取耳後之登是樓者當
使臣心似水無日魚鹽之利涓涓不怠可以自
潤爲也庶於環水之稱顧名而審厥義也乎是
爲記

天津祈雨疏

巡鹽御史 莽鵠立

疏爲叩祈雨澤事竊聞天運之有不齊者唯神

足以挽之人力之所不逮者唯神足以拯之是
以有求必應而隨感斯通欽惟尊神變化隨時
仁勇冠世顯威靈之赫濯錫以王封享俎豆之
馨香臚諸祀典茲當乙巳春雨愆期入夏以來
亢陽如故有司牧之責者莫不蒿目焦心旁皇
祈禱不啻一而再再而三矣乃雲有時而密膏
天東則屯之雷有時而聲風則散之麥秋屆而漸枯
冀吏石田嘆而懸耒夫何以蘇民出
國之所恃唯民民之所恃唯歲歲一不饑饉

流離兒啼婦泣將厘代宸衷宵旰之憂及今尙可以補救也代

天東巡於本月十七日回津道途所經見農民之望雨不啻饑者之思食渴者之思飲翹首跂足刻無容緩用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謹會同鎮道各官涓吉結壇匍匐神前為民請命伏願處高聽卑垂慈渙澤膚寸合而神通丕顯時雨降而下土其蘇戶戶謳歌家家尸祝皆沐神惠於無盡矣代等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泚

疏

天津祈雨疏二

巡鹽御史 莽鵠立

疏為遵

旨禱雨事伏以為民請命久懷呼籲之誠待澤孔殷彌切再三之瀆盡雲霓之望雖迫於人心而霖雨之施終須乎神力洵幽明之可感望靈爽之式臨是用誠求再申虔禱粵自今春旱魃為虐春麥漸槁秋田失望代鵠立代巡山左曾經致禱未獲神佑回津以後觸景傷心禱求而屯

長 卷之十五
膏如故自愧積誠未至不足以仰格 憂心
如焚許無所出不得已而繕摺奏明奉
皇上俞旨着實虔誠祈禱欽此 臣特會同鎮臣 徐仁
道臣 段如蕙 柯喬年等再設醮壇齋戒沐浴謹於五月
朔日為始虔誠步禱以仰副
皇上憂勤惕厲之衷以代陳下土瞻望祈求之意叩
懇尊神大顯靈異迅賜甘霖則夏收雖減秋獲
可期失今不救將來一望石田釀成荒歉神寧
無恫乎為此匍匐叩請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

疏

謝雨疏

巡鹽御史 莽鵠立

伏以

天心博愛大德曰生神聽無私有求必應沛甘霖於
原野草木濡膏暹時雨於田疇麥麻生色四郊
雀躍五內心銘欽惟尊神潛見隨時躍飛布澤
大仁大勇靈異著乎坤維乃聖乃神變化全乎
軋德茲因亢旱用切祈求不揣惘衷荷蒙鑒格
雲旂鬣鬣頃刻而漫野蔽山雨陣澆 息而

長
卷之十五
流川盈澮槁者轉秀不啻春漲桃花
羣頌恩周蒲稷立等仰瞻靈顯俯被高深謝以
疏陳感難言罄伏願百靈効順四海同春萬載
千秋佑金甌以永固五風十雨應玉燭之長調
立等不勝感激權謝之至謹

疏

祈晴文

鹽御史
莽鵠立

維

神靈之孔赫寔民命之攸司凡兆民之疾苦與

下吏焉共之茲霑霏之久潦遍淹沒其耘耔日
涖霽而如注室傾地而塗泥米則珠而薪桂儼
沉竈之無炊嗟黔黎之何罪慘目覩其難支豈
天心之降割填萬姓於溝渠立等愧省躬之無術致
恆陰之淋漓所自艾者愆尤之有萬狀而所可
信者神明之非不慈惟龍王之軫恤回風伯與
雨師留甘霖而徐沛念昏墊之可悲苟

帝怒之弗釋願立躬以當之凡愚氓之有咎皆某職
之多疵謹精禋以拜禱惟神力之轉科為億兆

人而請命何恤乎瑣瀆於神祕謹疏

禁官吏需索咨

康熙四十年三月十九日鹽院劉

諱灝為嚴禁

官吏需索鹽商以清鹺政以肅官方事照得商人辦課

國用攸關愛養疏通官司是職目今州縣有司遵成憲而緝私疏引以惠商人者固多營私放利恣行賂削者亦或徃往而有現經告發之案接踵而來則未經發覺者豈能保無一二凡此皆

由聽信奸胥教唆指撥視商家為利藪或差役稱貸或薦客抽豐至再至三不足不饜少或不遂輒起狼心於是攔指官鹽擅行稱掣不則逼追引目坐待央求或過抑鹽觔或條平鹽價甚且借已獲之私鹽索商人之使費遂意則代為懲處拂欲則徑爾開銷種種弊端不可枚舉下至典史巡檢亦為效尤或借巡查名目詐索侵漁商人隱忍因循久成凋敝此商之所以乏而課之所以絀也本院下車以來細加採訪在諸

商行鹽各州縣者或係夥計或係家內中賢
愚不等或者結交官府凌厲鄉愚或有之本
院自當另行頒示嚴加禁飭至於地方有司為
一邑之觀瞻奉為父母所係甚重尤不可不清
正自持約束僚役也除通飭示諭外在貴部
院為全省福曜擬合移會為此合用手本前詣
貴部院煩請查照并通檄所屬一體遵行足勿
舟誼無既矣仍祈將轉飭過緣由即為賜覆施
行

一移 直撫李 東撫王 河撫徐

嚴飭定價咨

康熙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鹽院陳

諱嘉績

為嚴飭地方恪遵兩院定價錢銀隨時籌蘇

因商裕課事照得長蘆引課各商按季交納從無

愆期近來輸將不前追呼竟無虛日本院奉

命巡視觀此情形蒿目勞心訪察其由皆因商人完

課俱用紋銀民間買鹽便於用錢邇來錢價日

賤賣鹽所得之錢不敷商本若不早為籌剔則

長壽志 卷之十五
國課必致虧絀案查鹽價久經前任撫臣會議酌定。府屬每觔買分釐。凡毫其立法最爲平允。理宜凜遵。且民間五穀百貨用錢合銀。莫不隨時在鹽價有關。或平或貴。無不以時爲國帑更宜以錢之時值合銀之定數。方爲兩得其平。無如里豪土棍任意抑價阻撓。州縣又奉行不力。致令每觔錢數不足。定價商受困累。現經兩淮鹽院羅以永革禁價之弊。具疏題請蒙部議覆。鹽觔應照時價之貴賤。務使商民兩

便。若有不肖官役惡棍借端抑價。該御史督撫不時題叅等因。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本院志期裕課。敢有虐商抑價。致虧國賦者。斷不姑容。除檄飭示諭外。擬合移會部院。嗣後鹽價務遵前院酌定價值。每觔一分釐。毫倘錢價低昂不齊。俱依原定銀數。每分按時值合算。庶商民兩無偏累。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請煩查照。并通檄所屬一體遵行。仍將

飭過緣由希卽賜覆施行
查拏私販者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日
鹽院奏
查拿私販以蘇商困以裕課賦事
照得地方
遼濶每多奸民刁棍結黨成羣肆行興販水則
舳舻裝運陸則車載驢馱遍售於城市村莊流
毒於行引州縣以致鹽積課虧商凋竈敝本院
未出

國門稔悉大槩及細訪情弊皆係地方有司不克
殫心督緝庇役賄縱養奸貽患今本陝特奉
嚴旨凡關鹽政利弊務要徹底清查但思欲清課賦
之源必先除私鹽之害若不亟爲嚴拿將來受
害何所底止擬合移會爲此合用手奉前去煩
請貴院查照來文事理希藉威稜卽通飭各
屬有司嚴督捕快巡鹽人等在於四境地方私
鹽出沒之所晝夜躡緝加意巡邏遇有私賣私
販無論大夥小起協同里甲務須人

報本院以憑按律究治當此商困課重之際得以私鹽屏絕官引疏銷則

國課商瘼均有攸賴矣仍將飭過緣由題賜示覆施行

直撫李 東撫黃 河撫石
查究根源咨

雍正元年六月十六日鹽院莽 為查究私
販根源以杜夾帶涉裕

國課事照得私鹽之地非一處而坨場實為叢藪

販私之弊非一端而糧船最為兇虐訪有奸民
地棍慣以窩囤為業平日驢馱車載肩挑背負
貨賣於城市村莊及勾串糧船旗丁水手肆行
夾帶流毒於沿河州縣兇惡船戶以漕糧為護
符率眾拒捕巡查兵役畏縮不前或受賄踈縱
無惑乎私鹽日益熾而
國課日益虧也近奉

新旨何等森嚴本院奉

命巡邏徹底清理而私鹽尤妨正課更切於擬合

移會為此合用手本前去 貴鎮院煩為查照來

文事理希即轉飭所屬州嚴查滄州南坨南至

曹家莊絕地磚河北洋橋交河縣蕭家樓雪家

窩南皮縣馮家口剪子屯泊頭東光縣北至花

園褚官屯興濟青縣高官屯唐官屯陳官屯靜

海縣大王莊獨流楊柳青等處地方天津北坨

獅子林趙公書院三岔河口西沽教場北倉楊

村沿河一帶地方以及戶部放關處所專委賢

能官員多撥巡役兵丁嚴加搜查遇有奸民窩

販糧船夾帶應詳報者即行詳報應責放者即
行責放不得徇縱亦不得稽留遲悞漕運仍將
漕院題

准部議處分

新例遍處張掛曉諭庶所屬得以遵循而

國課有賴感荷舟誼不淺矣為此合用手本前去

貴鎮院煩為查照施行

直撫 津鎮

嚴飭糧艘移文

長壽志 卷之十五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鹽院莽 爲移知事

照得引鹽上關

國賦下係商本豈容船戶夾帶私鹽流毒引地悞
課殃商無如糧艘民載自南而來者經過產鹽
之區往往恣意夾帶業經嚴禁查拿稍知歛跡
誠恐奸宄船戶舊習復萌探知去歲糧船未盡
抵通以私鹽爲奇貨借食鹽名色夾帶行私况
截留天津囤貯米糧現今僱覓船隻運往通倉
或者無賴船戶夾帶私鹽亦未可定除檄行津

鹽二道轉飭各州縣衛外擬合移會爲此合用
手本前去 貴鎮請煩查照來文事理希卽嚴
飭沿途汛弁實力奉行凡遇解運米糧船隻并
南來民船加意查察不許夾帶庶私鹽屏絕課
賦無虧實荷舟謹無旣矣

一移 津鎮徐

會查運鹽道路移文

雍正二年二月十九日鹽院莽 爲移請轉
飭會查運鹽道路事案據山東運司漆紹文詳

據撥商范興呈稱切商名下租認孟聚盛等引
 鹽在臨清州運銷必由清河縣境內經過痛商
 於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引鹽行至清河新集
 被縣役侯升等串通憊衿勒索飽慾放行運路
 竟成畏塗鹽引難銷何以供課又據滄州分司
 佟世愚詳據商人李九如呈稱滄南鹽慶等州
 縣與東屬海豐樂陵等接壤其海豐之永富場
 產鹽最多東商發賣散鹽無可稽察流毒於鹽
 慶等處為害無窮懇飭東商運鹽之車必由一

定之路庶蘆商皆受寧謚之福矣各等情到院
 據此查直隸與東省密邇鄰封犬牙相錯而運
 鹽自有一定道路若果循舊例而行豈有越境
 流毒之患是以東商以蘆屬之阻攔勒索上控
 而蘆商以東省之散鹽流毒痛陳均緣運道未
 清以致各商嘵嘵不已也擬合移會為此合用
 手本前去 貴院 煩為查照移會事理希即嚴

飭清河縣會同臨清州并飭鹽山慶雲會同海豐樂陵二縣臨清州會同清河縣并飭海豐

樂陵會同將運鹽舊道踏勘明白并兩省互相

長壽志 卷之十五
交錯界址逐一分晰不許紊越阻撓永爲定例
庶無爭競矣仍祈見覆施行

再行嚴禁糧船夾帶公移

雍正二年五月初二日鹽院莽刺以爲再行移
請嚴禁糧船夾帶私鹽事照得歷來糧船夾帶
私鹽流毒沿河引地自去年奉
旨嚴行禁止之後旗丁手稍知畏法不敢夾帶沿
河州縣亦賴此得以疏銷官引但今時屆五月

糧船北上之時誠恐不法棍徒罔知法紀復蹈
故轍亦未可定除檄飭各州縣外擬合移請爲
此合用手本前去 貴部院請煩查照來文專
理希卽速飭

運弁旗丁水手并桑園委員沿河
所屬有司各地方等

嚴行禁止如有糧船夾帶私鹽盡行拋入河內
立刻催促前行不得任其停留庶私鹽屏絕而
官引得銷則感荷舟誼不淺至飭過緣由仍祈
見覆施行

一移 總漕 直撫

放鹽撥兵巡查移

雍正二年十月十一日鹽院莽 為移會事

照得本院因念民間淡食定限於本月十五六七八九五日檄委青州分司給放菜鹽但天津居民係五方雜處其間守分安業者固不乏人而藉端窩囤興販者亦或不少誠恐至放鹽之時不肖之徒罔遵法紀仍蹈前轍合亟移會為此合用手本前去 貴鎮煩為查照來文事理希即多撥兵丁在鹽坨等處并津城內外及沿

河一帶嚴行躡查深荷舟誼於無既矣

一移 津鎮徐

轉飭分防移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鹽院莽 為移請

轉飭分防事照得四党口地方添設寺備把總馬步兵丁原為巡緝沿灘一帶私鹽而設本年四月二十四日據滄州分司佟世愚詳稱案蒙憲臺檄行卑司會同營員親赴鹽場處所將鹽場一帶地方出入要路并係何處州縣營汛所

長壽志 卷之十五
轄以及相離接連往來要路總口處所應作何
移駐官員彈壓分撥兵丁巡緝務使區畫盡善
措置得宜仰見憂深而慮遠卑司伏查鹽梟出
沒皆在曠野之地而鹽梟走動多在昏夜之時
若不安設塘汛碁布星羅恐非盡善得宜但分
兵另防應聽新設守備之區畫措置必有碩畫
嘉謀以仰副上憲之清心隨卽移會四党口守
備并行羊兒莊汛千總嚴鎮汛把總加度形勢
確議去後今准四党口守備移覆以所轄四党

口官兵蒙按察使浦 轉行總督部堂李 憲
牌令標下守備把總馬步兵一百名總在四党
口蓋造營房衙署不必更張須與原奏相符等
因倘或分兵另防則地曠汛遠梟衆兵孤反多
顧此失彼議令於要路村莊鹽商蓋造汛房多
募巡役該守備等輪流帶領馬步兵丁於緊要
汛防處所週流宿歇巡查督令巡役每分晝夜
緝捕庶可互相接應等情已經詳明憲臺移會
卑司畫一經詳等因到院據此查山東柰家巷

長卷之十五
移駐守備一員馬兵二十名步兵六十名前經
本院移會東撫陳作何分防接應巡緝去後
今准東撫陳准登鎮黃移據守備韓壇呈
稱蒙此卑職遵行前赴本營轄汛查得奈家巷
西北至宋家莊十八里宋家莊至大山三十里
大山至小泊頭三十里小泊頭至直隸交界之
處僅五里前至高家灣尙有七里俱昔日鹽徒
往來之處卑職細查路道均屬不遠而分派墩
撥須視緩急至於宋家莊分派馬兵一名步兵

四名查大山原派步兵二名今分派馬兵一名
步兵二名無事則上下聯絡勤加巡查有事則
此呼彼應可以擒拿惟小泊頭係直隸交界之
地倘鹽徒越境販私兩地相攙易於逃脫應派
馬兵三名步兵七名如遇私梟則與口高
家灣防兵彼此接應協同堵截再查奈家巷迤
東至石家廟八里係官鹽堆坨奈家巷東北至
王家墳二十里迤東俱係鹽灘奈家巷東南至新
約十里東南一帶俱係鹽灘奈家巷東南至新

長蘆三 卷之十五
集約二十里係霑化鹽灘此四處俱係柰家巷
相近每處分派馬兵一名步兵四名防守如遇
鹽徒私入灘坵各墩之兵均足以供報如是
則私販不得擾害地方可以寧靖等因據呈移
覆前來准此查四党口弁兵營房衙署應如
鈞諭蓋造在於一處以便駐劄至於分撥防守
原爲沿海一帶接連山東交界地方遼濶鹽徒
忽來忽去出沒無定惟在分派汛兵星羅碁布
聯絡接應互爲聲援分頭堵截則鹽徒自必望

風知畏若據該備所請帶領兵丁週流宿歇則
兵住於南鹽臬可定於北兵住於北鹽臬又可
走於南矣莫若分防聯接爲得其宜擬合移會
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貴部院請須查照來文
事理希卽轉飭該守備照東省事宜相地度勢
分撥防守接聯巡查庶私販斂跡臬棍知懼而
地方得寧商竈得安矣仍祈將飭過緣由示覆
施行

一移 直督李

通飭私鹽檄

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鹽院五

諱承祐

爲私鹽遍地橫行有司奉行不力合再通飭嚴
拏以疏官引以足課額事照得鹽課之告絀由
於官引之壅滯而官引之壅滯由於私販之橫
行本院按臨之初卽經嚴飭在案其如巡鹽員
役遇有大夥鹽徒出入境內輒復畏縮躲避不
肯協力擒拿而地方有司又慮大夥重案一經
題報卽罹降革之條限年緝拿茫無弋獲所以

通同隱飾苟安無事以致豪強地棍聚集多人
騎馬帶械興販私鹽經歷州縣肆行無忌偶有
人鹽並獲之案又輒指爲肩挑背負者流任意
寬縱夫肩挑背負原指貧難小民易米度日而
言非私越關津賣剩無多而可仍以肩挑背負
論也此中情弊多端或有追捕嚴緊脫身無術
而棄驢馱爲背負或巡役賣法獲多報少而以
肩挑爲搪塞各屬不行細鞫遂使欺飾之術得
行此鹽徒之所以充斥引課之所以壅絀也合

再為嚴飭為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轉飭各州縣印捕多撥巡役加意查緝如有大夥鹽徒務必會同防汛協力擒拿毋令免脫如遇一二鹽徒亦必拿解有司照依律例秉公察審毋得槩以肩挑背負違例故縱如敢再行玩違或經舉告或經訪聞役則盡法重懲官將飛章叅究本院言出法行決不姑徇也慎之慎之

右行 長蘆運司 直隸七府巡鹽官

通飭緝私檄

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初四日鹽院江 諱繁 為通

飭緝私疏引之法實心實力其圖實政事照得旗人兵民私販私買律有軍流徒杖之條文武官員失察徇縱增定降級革職之例

朝廷之律例不為不嚴矣從前各院非不申飭所在官司設法緝拿勸諭各屬民人安分守業究致視為具文終無實效總緣官不經心以私販為常事止知勒索繳引圖免考成之累役多玩法以承緝作生涯止知賣放徇私飽填囊橐之計

長蘆三
卷之十五
無惑乎私販橫行官鹽壅積商情日困而課額日逋也從來欲潔其流者必清其源欲興其利者必除其害鹽徒百什成羣驢馱車載豈能沿村逐戶零星貨賣必有奸徒寄頓收藏然後從容分散到處濫售夫各該州縣何處路當隘口鹽徒從此出沒何處人多匪類慣能代賣窩藏村莊鄉地皆能熟識防汛兵丁咸所共知若能着落鄉地督責兵丁殫心盡力搜捕務察遵行勸賞之法嚴立連坐之條不特境內之私煎私

販可早杜其源抑且隔屬之巨窩巨頓永除其害矣至於鹽徒緝獲到官務究此鹽出自何場買自何竈路經何處賣自何人引繩披根直窮到底照依律例盡法究擬勿以賣剩無多之鹽指爲肩挑背負貧難小民而輕爲寬縱勿以受賄賣放之弊信爲獲人不獲鹽獲鹽不獲人而槩置漏網務使兩隣鄉地不敢知情各隱巡查兵役不敢徇私疎縱則與販之弊絕而窩囤之患除源頭旣清害端自塞官引易銷商課自足

矣其如近日官役怠玩因循以致鹽徒在在充斥深可痛恨合行通飭爲此示仰該屬文武官弁軍民人等知悉凡有鹽務之責者務以實心行實政將前項情由實力奉行以圖成效倘或叢脞無能奉行不力仍致引壅課絀惟有白簡相從勿謂本院言之不蚤也

右行長蘆運司轉行

嚴禁私煎

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十一日鹽院江

諱繁爲嚴

禁刮土淋煎之弊銷引裕課事照得私煎私販律有明條蘆屬州縣地多鹹鹵每遇乾旱之時滿地霜花有等奸徒止知謀利罔顧法紀刮土淋煎名曰小鹽豈惟自食抑且販賣官鹽因而壅塞額引遂難疏銷如寶坻縣朱國元等立鍋煎熬糾黨拒捕已經前院題叅現奉嚴旨勅下撫院提審究擬夫私煎之律

國法首嚴一朝事露身繫囹圄子婦流離家產傾棄本院軫念及此深爲憫惻試思何事不可資

生而必為此違條犯法之事履險蹈危乎合行

通飭示禁為此示抑按屬軍民人等知悉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轉飭所屬州

縣大張告示 曉諭禁止 嗣後各守本分毋作非為倘有愍

不畏法視死如飴起爐作竈淋煎販賣者地方

隣佑鄉長指名出首審訊得實立置重典如或

通同容隱事發一體連坐速宜猛省勿貽噬臍

右通行各府

嚴禁窩囤示

康熙三十年二月初四日鹽院顧諱鐔為嚴禁

私鹽窩囤以清弊源事照得私鹽之行雖由馱

載而來然必有落港窩藏之處而後可以招引

鄉民私行貨賣若該地方官能實心察訪申嚴

保甲何難窮其窟穴靖其根株皆由各該有司

視鹽法為末務平日則泄泄從事漫不經心一

遇考成便勒商繳引以弛已責不思私行則引

壅引壅則課絀而商病矣地方有私鹽則愚者

貪於食私狡者借以負販一經拿獲杖徒累累

而民亦病矣商民交病為有司者獨可超然事

外倖逃處分乎本院蒞任以來查各屬所報私鹽類從道塗遠近盤獲雖有一二夥販而其間多者不過百餘觔少者或止一二十觔近見河間縣報稱於朱維新家搜獲鹽二十二袋秤重二千五百餘觔又鎮標左營蔡遊擊報稱於宋二王二家搜獲散鹽二堆秤共三千餘觔足知窩囤之弊數倍於馱載且馱載者縱欲沿途散賣易於發覺故往往爲巡役盤獲而窩囤者踪跡甚秘又有奸豪主之勾通胥役容隱作奸故

敗露者十無一二各該州縣均有緝私銷引之責豈得縱容坐視不加究詰合行嚴飭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卽檄行各該地方文武官弁嚴飭城市村鎮互相覺察如有勾引匪類藏頓私鹽者地方牌甲不時查報倘扶同隱匿事發之日地方牌甲一併從重究擬該州縣亦須務廣耳目時勤察訪不得因循玩愒致有叅處

右行各府巡鹽官

嚴拏積販巨窩檄

康熙三十八年九月鹽院陳諱齊永為嚴拿積
販巨窩以銷官引以裕課源事照得蘆東二運
引鹽率多壅積難銷昔緣地方有司或不關心
視若罔聞卽有慮及考成勉強捕緝又漫無籌
策徒冒巡鹽之虛名究鮮捉獲之實跡查鹽徒
私販必倚地棍土豪為窩主恃宦紳衙蠹為護
符乃敢驢馱車載千百成羣鄉地懼其勢焰兵
役飽其月錢一任在還肆行無忌若垂於平日
殫力查訪多方躡緝立勸賞之法嚴盤詰之條

俾兩隣鄉地不敢知情容隱兵丁巡役不敢受
賄縱放則惡棍勢豪胆落心悸巨窩積販默沮
化消何致千百成羣甘罹法網擬合嚴行申飭
為此仰司呈堂
牌仰本官照牌事理文到卽轉飭所屬州

縣及營汛弁目不時嚴飭鄉地督率汛兵密訪
大夥與販之徒嚴拿巨囤將頭之輩鹽徒入境
卽便堵截捉拿務期人鹽並獲猝遇寡不敵
飛報附近州縣營汛協力擒拿毋使兔脫如兵
役偷安巡緝不力及以多報少徇隱賄縱或經

本院訪聞或被旁人告發除嚴提兵役盡法重處外仍治該管官弁以徇縱失察之罪本院法在必行務期盡絕根株立剪窩販慎勿怠泄玩視仍取具各州縣遵依報查速速革鹽書人獄

右行蘆東二運司各府巡鹽官

嚴禁糧船夾帶示

雍正元年六月十八日鹽院莽 命為欽奉

新例嚴禁糧船夾帶私鹽以免主事擾害事照得私鹽之害惟糧船之販賣為尤甚蓋緣押運官

員漫無鈐束旗丁水手人等往往以漕糧為護符始則勾串地棍日黑夜裝販私鹽繼則結黨成羣橫行搶奪以致鹽虧課絀貽害匪淺查漕院題准處分

新例嗣後頭舵水手俱要有室家妻子之人方准僱覓即中途事故更換亦不得混招無藉棍徒致滋多事仍取具印結并水手花名容貌籍貫清冊報明該運官弁轉報糧道總漕存案倘有水手搶劫擾害等事即照所題嗣後若水手夥

衆十人以上執持器械搶奪者將爲首之人照強盜律從重治罪其爲從者減一等如十人以下無器械者照搶奪律議罪出結之旗丁頭舵一遇事登時報明拿送者免罪如容隱不首及狗庇不拿者照強盜窩主律分別治罪又嗣後應飭令押運領運隨幫官弁嚴禁催債毋許丁舵水手登岸生事如有不遵約束匪徒會同該地方催漕文武各官協拿究治倘平時不行約束臨時又復容隱者指名題參照章衡等之

例議處又嗣後務令副丁跟隨重運過淮抵通交糧完日押運官同隨幫官逐名查點令其管押頭舵水手回空押運通判所押尾幫糧船起卸完日令其押空南下該通判所押糧船到通之日卽將各幫到壩日期逐一開明通報查核如通判隨幫副丁託故逗留不親管押回空以致水手漫無約束沿途生事該副丁不行禁止又不指名首報者題參到日將通判並隨幫人等照規避例議處煌煌

嚴例炳如日星旗丁水手人等何苦貪私販之小利而干重大之法網押運官弁尚可不行約束既罹頭舵之罪愆復致自己之叅罰本院諄諄告戒勸爾等改過遷善若怙惡不悛或經查出或被告發定照

新例叅究治罪各宜凜遵毋致噬臍至告示者

右告示發長蘆運司

取具糧船舵丁姓名冊繳

雍正元年六月十八日鹽院莽

為欽奉

新例嚴禁糧船夾帶私鹽以免生事擾害事照得私鹽之弊非一端而糧船之販賣為尤甚多因奸民地棍勾串旗丁水手盈千累萬肆行貨賣流毒沿河州縣商害課虧近奉

新例何等森嚴業經嚴行轉飭在案誠恐頭舵旗丁水手人等尚未周知合再嚴飭為此仰經歷司刻即呈堂查照票內事理即將本院發去告示一道照式謄寫多張於各幫糧船過關之時每幫給發告示數道該司仍給押運官各公文

一角令其逐船曉諭庶頑梗知有警惕而私鹽
得以屏跡仍將給發過緣由該幫舵下姓名具
報毋違

右行長蘆運司

杜影射檄

雍正元年七月三十日鹽院莽 為檄查菜

鹽始末以杜影射事照得天津為五方雜處之
區遵律守法者固不乏人而藐玩妄為者亦復
不少向年於放菜鹽之際藉為窩囤之計本院

豈不念民間食淡之苦無如法久弊生藏奸影

射實由於此合亟行查為此稟仰該衛通官吏照

票事理即速將菜鹽之放起自何年因何創立

為例或經題明或奉部文將所立緣由一一查

明報院以憑核奪毋違速速

右行 道 分司 衛

再行飭禁檄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鹽院莽 為再行飭

禁事照得引鹽上關

國賦下係商本豈容船戶夾帶私鹽流毒引地悞
 課殃商業經嚴禁查拿稍知斂跡誠恐奸宄船
 戶舊習復萌探知去歲糧艘未盡抵過以私鹽
 為奇貨借食鹽名色夾帶行私况截留囤貯天
 津米糧現今僱覓船隻運往通倉其無賴船戶
 夾帶私鹽亦未可定除移咨津鎮嚴飭各汛并
 飭青州分司各州縣外合行檄飭為此票行該道仰
經歷司刻照票事理文到即轉飭各州縣衛解
即呈堂送糧米官員各管本名下船隻實力盤查不許

船戶夾帶私鹽倘有徇縱一經查出該管官均
 有未便仍不時僉差妥役在於隘口巡查毋違
 速速

右行 天津道 長蘆運

通行嚴飭檄

雍正二年九月十九日鹽院莽 為通行嚴

飭以靖地方以肅鹽政事照得本院欽奉

諭旨徹底清理鹽政查長蘆鹽法大壞皆由私鹽充

斥官引難銷在地方有司實為督緝者固多而

長蘆志 卷之十五
縱私壅引者亦復不少是以商人欠課百十餘萬積引數十餘萬甚至鹽徒大夥興販拒捕傷人是州縣不獨有督銷不力之咎且有疎防矣察之行矣本院若槩行指叅未免傾者難復再四籌畫屢經條奏故請官本收鹽以杜私販加鹽免課以甦商困通融代銷以銷積引所謂課裕在於恤商官安在於弭盜也其康熙六十一年奏銷引目因積引甚多已經奏准展限至雍正元年額引又未完銷復經題

請展限奉部議不准本院不避瑣瀆

天聽又專摺備陳荷蒙

聖恩俞允展限二年如限內再不能完將本院一並處分此本院一片婆心該州縣亦宜深諒但恐尚有未能仰體

皇上恤商至意本院清理深衷而仍前怠忽者亦未可定合行通飭爲此牌仰該州官吏照牌事理文到務須嚴禁私販實心督銷如有地棍土豪窩囤興販卽嚴拿律擬懲一警百清鹽法卽所

長蘆志 卷之十五
以靖地方嚴私販卽所以督引目甦商困卽所以裕

國課而盡職守也嗣後二年之內將積引盡力督催帶銷全完從此年銷年額方副考成庶不負本院開誠布公之意也各宜凜遵

右行各州縣

批放菜鹽檄

雍正二年十月十一日鹽院奉

爲檄知事

照得批放菜鹽已據該衛將人丁戶口造冊呈

送到院本院檄委青州分司定於本月十五十

六十七三日批放開津居民菜鹽十八十九兩

日批放兵役士商菜鹽計口批鹽二斗五升但

人丁煩多恐滋弊端合飭多撥人役巡查爲此

票仰該衛官吏照票事理文到卽速傳諭該鄉

地遵照定期按口計鹽預爲投遞手本以便批

發買領其手本過河卽繳毋得重複舛錯該衛

多撥人役在於鹽坨等處津城內外各街巷口

稽查如遇有不法之徒重複疊買及私收窩囤

者卽鎖拿解院嚴究除本院亦差役巡查外倘該衛衙役有賣放賄縱等事察出定行嚴拿究處該衛亦有未便毋違速速

右行天津衛

裁免各場陋規示

雍正元年九月

日青州分司

諱俊有爲

曉諭事照得本司蒞任以來稔知各場之苦如徵解雜課錢糧例有本司衙門轉解之費每兩二分八釐此不特窮竈受其重科卽該員等亦

難極力催徵無怪乎正課屢絀而輸將不前也茲特通飭各場嗣後凡本司衙門解費盡行革除庶幾省得一分則窮竈可免一分之累而正項錢糧自不難輸納卽該場亦不必重科矣

右告示發北八場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ink bleed-through and paper texture.]

新修長蘆鹽法志卷之十六

藝文

詩

唐下里身裁帝禁下欲去梁園裏遊平谷山東雖

初就有道徵授封邱尉 長蘆尚高晉適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

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祗言小邑無所為公

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

人悲悲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生事

應須南畝田此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

哉為衙君命日遲迴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

潛歸去來世非我世亦非我亦非我亦非我亦非我

此本楚族姪式顏 前 人

惜君才未遇愛君才若此世上五百年吾家一

曹千里俱遊帝城下忽在梁園裏我平行山東離

憂不能已

同敬八盧五沅河間清河 前 人

清川在城下沿泛多所宜同濟愜數公玩物欣

良時飄飄波上興燕婉舟中詞昔涉乃平原今

來忽漣漪東流若滄海西流延滹池雲樹共晦

明井邑相逶迤稍隨歸月帆若與沙鷗期漁父

更留我前潭水未滋

除夕 前 人

旅館兼燈獨不眠客心何事轉悽然故鄉今夜

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杜 甫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

荒為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
 似并州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
 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愧國士知人實
 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旗麾
 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道亦在老
 大時常恨結歡淺各在天一涯又參與商慘
 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
 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奉簡高使君適

前人

當代論才子如公有幾人驂騑開道路鷹隼出
 風塵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
 豁對吾真

酬高使君適

前人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隣舍與
 園蔬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
 或似相如

贈高式顏

前人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迹共

長蘆三 卷之十六
艱虞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

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

李白

我來揚都市，送客回輕舠。誇楚太子便觀廣陵濤，仙尉趙家玉英風。凌四豪，維舟至長蘆。目送烟雲高，搖扇對酒樓。持袂把蟹螯，前途倘相思。登嶽一長謠。

宋

雪後

長蘆進士李之純

玉環暈月蟠長虹，飛沙捲土號陰風。黃雲幕幕翳長空，屋頭唧唧鳴寒虫。天符夜下扶桑宮，元冥震怒鞭魚龍。魚龍飛出滄海底，咄嗟如律愁神公。急斟北斗捲雲漢，凌澌捲入天瓢中。椎璋碎六花，剪出寒瓏瑤。翩翩作穗大如手，千奇萬巧難形容。恍如墮我銀河界，清光徹夜寒臃腫。肝腸作祟耿無寐，試把往事閒追窮。男兒生須啣枚卷甲臂，瑪弓徑投虎穴策奇功。不然醪醕酒，鬯玻璃鍾。侍兒醉臉潮春紅，誰能蹇驢駝著

長蘆志 卷之十一
灞陵東骨相酸寒愁煞儂屏山正吐黃蘆氣
倒座間亡是公

發白沙口次長蘆

黃庭堅

篙師收首尾我爲制中權掛蓆滿風力如摧強
弩弦曉放白沙口長蘆見炊烟一葉托秋雨滄
海百尺船反觀世風波誰能保長年念昔聲利
區與世閱周旋大道甚閒暇百物不費捐誰知
目力淨改觀舊山川

阻風入長蘆寺

前人

福公開百室不惜鄰國權法筵森佛像天樂下
管弦我來雨花地依舊薰爐烟金碧動江水鐘
聲到客船茗椀洗昏垢經行數阻年歲寒風落
木故鄉嘉言旋舟回負赤子白璧乃可捐侍親
如履冰風雨送晴川

元

宿長蘆

薩天錫

柳花漠漠春歸寺柳色青青晚渡江屋角松聲
撼風雨道人一夜不開窗

明

舟次直沽與寶慶謝太守大學士李東陽

二水斜通海孤村合抱城夜窓明月過春浦暗

潮生憂國身將遠還家夢不驚留觀有親舊羈

旅見真情

過天津

前人

玉帛都來萬國朝梯航南去接天遙千家市遠

晨分集兩岍河平夜退潮貢賦舊通滄海運星

辰還象洛陽橋何繇四塞喉襟地重鎮還須藉

使輅

龔渤海祠

巡鹽御史鄧直卿

德被人心不可忘秉彜千載仰斯堂亂繩解後

牛爭放單騎乘時劍已藏諸葛祠前多碧草召

公庭下幾甘棠高山不朽乾坤古衛水東流澤

與長

登滄州南川樓

長蘆進士馮惠

危樓新建枕蘆洲過客登臨卽勝遊倚醉北瞻

天柱近憑高東望海門悠鯨波晚帶霞千道鶴

長蘆道
卷之十六
夢秋啣月一鉤只謂岳陽多壯麗古今同樂亦
同憂

長蘆道

楊翥

秋色兼旬暑未捐
蓼花開遍亂鳴蟬
兒童嬉戲清陰裏
室屋鱗鱗傍水邊

蘆臺玉沙

莊禪

蘆臺極目際平沙
利博誰憐害亦賒
土面刮來淋玉液
熬頭沸盡結銀花
十年預借償逋負
尺地堪耕屬勢家
安得調羹知此味
免教流苧到

天涯

舊滄州鐵獅二首

長蘆舉人

楊文卿

獨倚遙空據道周
頽墉頑鐵兩悠悠
不辭瓦石形應醜
爲換人民恨未休
沉瀝飲殘猶枵腹
烟雲壓重自昂頭
真成久視仙人分
看盡豪華逐水流

其二

草埋金馬沒銅駝
到處遺踪麥秀歌
聚鐵何人成錯誤
長年見汝欲摩挲
吼風泣雨縈愁劇
負

燕冠鴉受侮多我意轉銷作農器買牛耕稼夕
陽坡

山行

二月欲盡春事微紅櫻紫蕨眼中稀半吐未吐
野花發欲鳴不鳴山鳥飛雙屐每衝石齒齒長
鞭直破烟霏霏不得公暇下山去坐受天風吹
客衣

蘆臺玉沙

順天通判

范兆祥

海涯炊子幾家存齏法年來亦病民作備人歸

何處去玉沙猶自蕩江濱

長蘆寺感興贈朝陽上人

葉應瑞

冀北江南萍水客禪林邂逅一尊同談詩座上
逢摩詰說偈燈前識遠公意氣已超形跡外仙
凡只在有無中平生此夜真良晤慚愧塵心尚
未空

滄州送李北海入都

長蘆進士

劉子延

獨駕風塵遠翩翩訪舊過孤琴携樽李長劍撫
行窩磊落文園草清新郢里歌鳳城春有待君

長蘆
卷之十一
去任懸河

長蘆聞鳥聲懷戚學士

岑琬

我有故人在長蘆思之不見歲云徂昔從青瑣
陪追趨今日雲霄隔泥塗故人有學爲真儒故
人令譽達天衢願借餘力爲吹噓斗水活我涸
轍魚何以報之紅珊瑚

蘆臺玉沙

范時葵

茫茫巨壑蕩平沙飛輓誰經帑計賒破壘燒殘
炊竈火荒池漉盡水晶花敢辭土賦供軍國無

柰商嗟散戶家悵望明光誰草奏長安咫尺卽
天涯

晚泊長蘆

趙完璧

晚泊長蘆月涼生瀛海風雲川淒暮笛岸葦泣
寒蛩酒盡空明裏詩成歛乃中天涯浮桂棹星
畔老槎翁

長蘆南樓成

王國寔

誰成樓閣繼當年面水襟城勢屹然數與時羸
宜復古地因人盛迥非前聲來咫尺千舟艣影

長蘆志 卷之十六
入微茫萬竈烟薄宦異時經梓里定教駐馬幾
揮鞭

舟過長蘆

宋 訥

列肆亭台土已崩舊時和氣冷如冰城池人物
分今昔市井繁華間廢興斷碧野花迎客棹壞
橋津柳曬漁罾誰知兵後商人少歲課猶隨國
用增

舟至直口

前 人

旅思搖搖嗜晝眠舟人報是直沽前夕陽野飯

烹魚釜秋水蒲帆賣蟹船詩有白鷗沙上興書
無青鳥海東傳老爲聲利閑驅遣少讀南華四
五篇

朗吟樓

長蘆舉人 趙光宇

地非巴郡地樓亦岳陽樓曠敞含雲水檐虛宿
斗牛客爭一眺望仙定數遨遊願識真人貌尊
中道可求

汎舟次李懷二父母韻

長蘆進士 劉生和

叨陪元禮汎仙舟。灑灑晴波金欲浮。雨澤已深
桑柘影。鏡光今映杜蘅洲。橈回好傍垂陰柳。幔
卷時看對浴鷗。作楫商家知己近。蘇公寧久賦
遨遊。

浣花洲

前人

新秋暑氣未全回。別墅重承袁紹杯。停板何妨
仍舞袖。攜尊不厭數登台。風翻翠沼紅香度。日
落青林白鳥來。寫入景中吾有意。却思陶謝愧
無才。

寄上高李文沙

長蘆舉人楊彤庭

渦水秋風歎路岐。千山木落雁參差。榻懸五馬
人歸後。書寄雙魚信到遲。江上芰荷容傲吏。海
邊父老拜新祠。愁來欲縮彭湖地。碧草寒烟幾
淚垂。

次直沽

瞿祐

長川波浪去漫漫。直指東南送客還。潮水四時
來海上。天河一派落人間。挂帆商舶秋風順。晒
網漁翁夕照閒。暫倚船窗遙望處。青螺數點見

前山

國朝

修延長學和薛副使韻

青州分司 徐起霖

有血於今頌闕宮穆然古甫惠清風素心式憲
人如玉紫氣騰空彩似虹

其二

北極雖離肅在宮仰承文德自天風天應錫寵
經成日黃玉由來是赤虹

前題步韻

滄州分司 沈德金

迢遞津門萬仞宮源洄泗水接高風千年拭履
鍾離意新檜亭亭似玉虹

又

孰是知津問衛宮仰瞻每欲駕長風尊經猶得
文翁力告備還應下赤虹

前題步韻

長蘆經歷 張可立

百仞難窺仰聖宮櫺門四達起文風淵泓半璧
明芹藻共指奎光直似虹

又

聖道自尊豈在宮經營式廓好歌風諸生莫說
甘棠愛一望星門氣吐虹

和薛副使會射原韻

長蘆經歷

張可立

佳晨讌集喜從公騎射聊資報國忠細柳軍容
開霽日長楊賦手紀雄風蒼茫髯欲論兵白渥
赭顏因錫爵紅却憶平山詩話好千秋盛事得
相同

陪莽使君祀海神廟恭紀十二韻

長蘆運司
段如蕙

睿德三靈協符功九有同懷柔先岳瀆秩望遍
西東祝冊傳中使親牲職鉅公旌旗明海上鑊
鼓譟晴空越宿齋宮暮牽牛夜正中內昏擎寶
炷沉璧奠河宗俎豆容儀古衣冠贊拜隆精英
昭祀典豐潔報神功余忝趨承後叨陪禮數崇
愧無明信達敢望悃誠通瑞獻風飈總祥呈歲
事豐神人共嘉悅歸報未央宮

卯兮城

鹽運使司

張 璨

長蘆 卷之十一
童子採藥來，相將凌扶桑。徐福誕妄流，太言欺秦皇。至今州兮城，秋草填斜陽。

釣魚臺

前人

昔時垂釣叟，避居東海廩。就養盍歸來，遂為王者師。始知周家業，九鼎懸一絲。

朗吟樓

前人

仙人亦賦詩，仙人亦飲酒。詩酒即仙人，仙人何復有三過。朗吟樓獨立，空搔首。

馬跑泉

前人

泉本地中行，偶為馬所得。名以馬跑泉，示以別鹵斥。勺罷味餘甘，勿筮泥不食。

武帝臺

前人

漢武亦痴人，神仙寧有哉。封禪臨渤海，秋風登高臺。復讀句麗詞，一樣生悲哀。

題津署後

辛卯科舉人 傅維祖

一到園亭，眼鏡空壁間。高挂有瑀弓，張弛任運原。無意操縱，隨時克奏功。持滿勢圓，擬望月陵。霜角勁響，秋風丈夫何在。非經濟退食，彎弧亦

自雄

其二

鵬翎迅疾乍離弦
電閃星流堪洞堅
曾制驕猿號樹裏
更教飛雁落雲邊
道惟用直應無阻
志在持平自不偏
物理細參公意在
肯將如矢讓前賢

九日奉陪卓然先生環水樓登高 前人

半醉黃花酒同登
環水樓波光足下
轉帆影檻前浮西北

神京壯東南海氣秋清颺吹兩袖開府自風流

題香林苑

前人

小春天氣暖行飯到香林
流水西來合瀛波南望深
樹凋歸夢境猿靜習禪心
暫對黃冠坐喜無塵事侵

登玉皇閣

庚子科舉人江南魯之裕

直在雲霄上蓬瀛望可通
萬帆風匯午一鏡水涵空
刺耳談珠桂酸心繪雁鴻
白頭當

聖世愧作囁嚅翁

登環水樓
前

鎖鑰津門栢府雄牙旗秋漾碧波中河通大海
聲彌壯人上層樓眼愈空跋浪鯨鯢驪得雨濟
川舟楫快乘風堯天猶自憂昏墊倚檻誰思度
土功

題大廷尉莽卓然先生院署記後
前

莽公今純臣明志以澹泊歷官中外間左右一
無攪

天子命巡蘆以公執事恪蘆固巖鹵區官解易傾削

僉云弗美觀議宜金與獲公曰奚為哉隘卑吾

所樂廳事視事耳安在事丹堊爾商爾竈儔比

年孰不瘼露處紛有人吾何晏阿閣食則屏肥

甘器則安鹽惡惟期廣萬間大庇茲羸弱維春

公出巡羣情競荒度不日攻之成公歸視而愕

輒欲示後人此記所由作仁哉我公心恤商至

此若夫人惟弗仁奉身斯不約奉約而心仁詎

至於民虐予交公也深予知公也灼為公作好
歌以昭其大畧寄語後來官勿復恣恢拓

津門苦雨行

前人

女媧石古天痕漏六月愁霖失昏晝百川滙海
襄大陵千里滔天沒封堠天津市廛萬竈沉兼
日百謀一薪爨

天子命下官祈晴秋朔金烏晃然觀哉生魄後復傾
盆屋倒墻欹徑苔繡羸癢雅弱淪驚波妖鯨毒
鰐衝衢鬪嵯使蒿目蒼黔魚繪圖直向

彤庭奏捐珠釀桂療饑鳩千百殍殭什一救江南游
子對思鄉淚眼當天溼襟袖

卬兮城

秦始皇遣徐福以千童男女求仙處

前人

千童乞一仙君算幾曾延移此求良士焉知不
萬年

泊子牙河登太公釣臺作

前人

把釣成功老亦甘白頭磻石自難堪綸絲徒向
漁竿引風雨龍影夢未酣

題環水樓

壬午科舉人江南

沈儼

百尺烏臺俯碧湍登臨每向靜中看怒濤聲震
疑排闥駭浪花飛欲繞闌地近滄溟思煮海時

逢熙皞慶安瀾波臣退舍皆膏壤一望平疇眼界寬

題大廷尉莽卓然先生院署記後 前人

我公崇節儉一解傲官邪輪奐何須美蓬茅亦可家衆工趨葺治公意懼浮誇物力皆當惜人情務去奢理磋商自裕聽政吏無譁衛

國心彌切謀身志肯賒繕垣息保障敷土護堤沙涸鮒沾波潤哀鴻絕怨嗟臣心真似水

帝眷乃無涯作法示來者相期戒踵華

釣魚臺

前人

避跡磻溪倚釣灘書從魚腹剖來看羨他八百興周曆只在絲綸竹一竿

武帝臺

前人

漢王雅意好神仙望祀蓬萊志甚堅堪嘆歲星偏不識朝朝執戟侍君前

題莽大廷尉院署記後

辛丑 錢陳羣 詞林

公平真愛商視商如赤子鎖解枕河濱數椽仍湫庫公笑而安焉曰豈商之使自有利公者多

長蘆 卷之六
欲藏於已。往往量移時。并攜及床第止。好下必甚其事。良可鄙我。今奉

命來。詎可蹈舊軌。由來純臣心。澄白淨如水。一錢不欲名。以力挽頽靡。商衆感此意。頗厭纂組侈。先公而後私。了不煩笞箠。伺公視東郊。農事猶未起。鳩材繕公署。稍稍臻合美。公顧而安焉。曰。豈我之使。乃今旣輪奐。我盍其紀。此俾後之來者。可考而知矣。洎乎役將滿。故事易巡視。帝曰。咨汝來。其無以易汝。錫汝車服。庸晉汝總廷。李

公益早夜思所以稱

明旨今年暑雨愆。廬舍多傾圯。尾閭不停洩。積水望瀰瀰。負襁無寧居。豈惟失耘耔。公設黔敖粥。赴者百餘里。劑盈而酌虛。治道得至理。我適奉母歸。扁舟十日艤。採風書其事。庶幾珥筆史。願公恢廣厦。煦覆同衣被。鈞樞運心衡。位望高百揆。詣公政事廳。僅容旋馬止。

前題

仁和廩監 查奕楠

惠澤清操起涸鱗。坐令商竈盡迴春。數椽詎足

長蘆志
酬公德物力猶煩詔後人

其二

精純已釋身家念去住奚分人我爲願假鹽梅
劑天下萬間廣庇識無私

望海市臺

錢塘

符曾

周滿駕八駿東遊求仙者一聞自雲謠車跡遍
天下長生安足徵盛姬棄中野

虹心堤

前

吾聞勞峰下有橋餘石基誰知虹心堤又緣東

海涯惜哉瀛池君聰明爲人欺

題朗吟樓

無錫

華龍翔

大瀛海濶三山浮神仙之人居上頭呼龍駕羣
聲吒吒耕雲種秫秫不收有斗在天那可酌酒
星燭煜涎空流麻衣道士苦跌宕索酒千斛來
瀛州長鯨快吸百川瀉醉死何須呼醉侯咄哉
荷鋪更多事混沌未鑿餘糟丘飄飄鶴背去兀
兀一聲長嘯海天秋

跋

命我歷觀古今來隆盛之朝莫不修廢舉墜網振目
 張有煥乎維新之象焉其所以昭法守存文獻
 皇土志乘所垂灼然可考也我
 國家重熙累洽文治弘敷而

聖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聖右文修武中外鉅細治具

畢張鹽法特一編耳而

睿慮精詳通商惠竈靡一不周自

御極之元年五月卽

命臣鵠立視事長薦徹底清理臣受職兢兢三載於

茲茲皆切凜遵臣不風自

聖訓惟懼隕越幸賴臣而

聖明指授俾商竈皆懽忻鼓舞是用垂諸編簡昭示

圖後人蒙累命臣文

皇上允臣所請并令各省鹽臣共修鰲志臣鵠立謹

奉臣平

命延士纂修始於雍正三年之五月成於雍正四年

之三月

恭呈

御覽即荷

皇上錫以弁言

龍章煥爛簡牘增光惟愧臣鵠立不學無文無以發

皇乎

丕顯

丕承之謨烈竊幸遭逢

盛世深沐

簡用之洪恩更得附名於篇末用是感發颺言以妄

效夫賡歌之忱懃云爾

雍正五年五月下浣吉日禮部右侍郎監理長

蘆鹽政臣莽鵠稽首頓首拜跋

